



歴史綱鑑  
三十二



1巻8  
944  
16



伊8  
744  
卷 16



鼎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一

英宗皇帝

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宮中立為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壽三十六帝之初立也  
以曹太后同聽政宦者譏問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陽脩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享國不永

韓琦請太后還政

綱甲辰治平元年契丹清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鑑

琦因自后求去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

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

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

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

帝之後鄧后也馬后援之女明不免貪

意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

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

起琦即厲聲命贊儀司撤簾

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呂氏中曰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日德望二曰才智有

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

下之安若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

問求安國

下於泰山之安若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

韓魏公

韓琦請太后還政

韓琦請太后還政

韓琦請太后還政

韓琦請太后還政

韓琦請太后還政

家定社稷  
名臣宋為  
誰歟

人心已矣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  
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  
定社稷之  
名臣也。

**鑑作孝嚴殿于景靈宮**奉仁宗  
御容也

**丁南湖曰**發名孝嚴則仁宗為嚴父而英宗為孝子也即此  
是定議矣厥後濮王典禮之議何若彼其紛紛也

綱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黨斬州鑑初仁宗未有諸嗣屬意于帝守忠  
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宮一  
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  
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斬州取  
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更昭錫等悉屬  
南方中外咸快之。

**綱**詔日開經筵自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  
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罷講數月今陛下始幼

傳推講求  
治術  
英宗頃刻  
不忘儒者

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經筵從之

**廣義**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則  
其美可勝言哉

司馬光諫  
刺義勇

司馬光與  
韓琦辨刺  
義勇

**綱**九月復武舉綱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  
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加簡練亦  
唐之府兵也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  
陝西至戶三丁之一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詐方鴛鴦使  
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今雖益兵實不可用彼知其詳尚何懼  
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與民約永不充軍  
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  
君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  
西之患

**廣義**益兵二十萬則定軍也無疑矣又曰永不充軍嗚呼小民至  
愚而神奚可詎即其末流之弊必將割持大河而授人以柄

温公所以矣其制可勝言哉温公所  
力言其不可者此也  
可  
蔡襄何如  
人

乙巳二年契丹成春二月罷三使司蔡襄自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  
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意不回襄  
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  
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衛太子名據漢武帝子衛后所生故曰衛太子  
縣名光武祖劉回為鉅鹿尉南頓縣名光武父劉欽為南頓令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

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  
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稿為

司馬光書  
筆止議

并王制禮  
尊稱一上

宗皇帝深惟宗社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  
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儀禮

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謹國義國仙  
遊並封大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

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  
名衆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

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  
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

以不當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今有司博求典故以  
聞

禮無加爵  
之道

王珪議奉  
濮王典禮  
何如  
宜稱皇伯  
而不名

尚書議宗  
王典禮司  
馬光歐陽  
脩之議執  
當先備胡  
氏子之  
論何如

太尉勤勞  
王家  
張昇恩謹  
道

**許浩曰**英宗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謂宜準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崇而歐陽脩引喪服大  
記爲說欲使稱親議不決詔有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率禮官引漢宣  
帝光武事論稱親非是復與禮官范純仁呂大防傅堯俞繳納詰劾而  
極論之朝廷不省竊意歐陽脩所引喪服大記之說即典故也喪服大  
記曰爲人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置謂之父母而謂之  
其父母也其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置謂之父母而謂之  
太宗而又稱其父母爲親則裕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  
考乎且其降而期者笑而不得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  
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非廟有二考有功太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若  
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功太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若  
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  
之干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  
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  
太宗乎以是而折之歐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  
何必他求  
之典故乎

**監**秋七月富弼罷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  
**監**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  
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請留于朝昇求去益力乃

二公罷局  
泚淺可見

彥博辭不  
敢當

司馬光直  
言必異

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脩進擬脩覺其意謂  
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三三大臣自相列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  
其言而止意謂子觀富鄭公爭撤簾與天文忠公辭樞密則二公之器  
**監**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  
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  
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聞始  
**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  
**監**八月京師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詔中外臣僚並許  
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陛下安得  
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  
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  
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

臺諫天子  
耳目

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  
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  
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  
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之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  
名而大臣坐收專權之利者也

**丙午三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鎮之罷因脩諸之是以君

罷罪在韓琦求出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

知陳州時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脩脩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

子待陛下也鎮之出脩為之也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契丹改國號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卒則書

契丹則書入寇不使得與中國並已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

呂誨等攻  
琦脩之失

非細宜如玉璫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仲淹呂大防等復引  
義固爭以為王璫等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子也大防共劾歐陽脩

首開和議妄引經據陷陛下于過舉請下脩于大理大理即漢廷尉也

正琦傳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夫人

並稱后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符公議之口

皆繳諸待罪誨純仁鎮堯俞等皆罷濮議亦寢按程顥曰言事之臣知稱

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疑之失矣

**胡新安曰**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

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

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期以

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

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叔父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

至當之論也要當別立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

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

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

倫生人之大

一國監南

天在卷六十二

四



二月立她向氏為皇后。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穎王納為妃。  
三月歐陽脩罷。脩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蔡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謝表

司馬光不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吳奎進治說三篇聖人以天下為度擬宋以吳奎參知政事謝表

奎曰：臣雖在不能感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願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丁南湖曰：宰相之職以親賢斥姦為首務。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張堯佐郭承祐，其真宰相乎。

列

組友王安石之說

王安石真輔相材安石所為迂闊

韓呂諸公之罪人疑宋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謝表

心術之要

史稱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信乎其為君子而與包拯韓琦列女

綱：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自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廢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文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張時泰曰：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為諸公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綱：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



治國之要

學所得盡在是矣

三朝以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此六事獻

薦安石親以間琦也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

不押朝班

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府人對帝曰卿去誰

如

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

不可

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

稷時朝廷多故

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

惟身不自保

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

之至於成敗

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較不為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

勲業故時人稱賢相必曰富弼

簡以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簡易亦稱是矣

呂公著封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

平不協物望

難居政要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

賜罷是謂有言責者

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未幾方平

以父喪亦罷

方平慷慨有節氣初御

經史謝表

請降因遂襲名山山部若在故綏城名山弟夷山

問韓琦言

綏州不當

取不可燕

何如

認韓琦經

朝議以譌生事欲棄綏誅譌陝西宣撫趙尚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

示弱已甚

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

度大理河川

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

趙高貽書

執政

九阿

世五甫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論神譔乃下更貶四官安置隨州

**周靜軒曰**

神譔擅開邊釁不為無罪焉為書黨而不著所坐恕之也蓋輒為可惡焉雖然神譔啓慶為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為之者耶當時議者欲棄綏誅譔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眾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矣

**田鍾台曰**

綏州之役論者謂神譔襲取各山為非計愚以為不然夫跟羊族淪於醜類此有識者所宜痛心也又况元昊假擾鄰延諒相薦諒秦滑苟有可乘之隙豈可安常守故而不為之圖哉彼議者謂譔擅與師起釁焉足以語權哉惜夫譔能取而不善守耳使其既城綏州厚集其勢招納屬羌使自為守則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矣

**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帝親製序而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穎王之邸舍也神宗舊書三千四百二卷

**十二月夏王諒祚卒**

子秉常立○**杜鵑鳴於洛陽** 春秋書鵑鳴來巢氣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趙汝謂在宋治平間然治平僅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丘瓊山曰**

春正月朔日食自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故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張彙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廣義**

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于此天戒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茲兆乎

**丘瓊山曰**

世道之興衰事幾之起伏皆自夫人為之而天道亦未嘗不元之始日即食于三朝人事欲興於下天道遽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為哲宗徽宗欽宗而至於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趙鼎罷**

自堅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

神宗皇帝 諱頊 英宗長子 初封真王 未幾立為皇太子 神宗崩 即位 不洽 宮室 推勤 惟儉 將以大有為也 熙寧元豐間 親于王安石之 黨 變亂 法 政 紛 紛 制 用 兵 西 北 卒 無 成 功 蓋 由 志 大 而 才 小 故 前 帝 嘗 謂 文 彥 博 曰 天 下 故 事 至 多 不 可 不 革 彥 博 對 曰 譬 如 張 彙 瑟 不 調 必 更 張 之 韓 絳 曰 為 政 立 事 當 有 大 小 先 後 之 序 帝 曰 大 抵 威 克 厥 愛 乃 能 有 濟 又 謂 彥 博 曰 當 今 理 財 最 為 急 務 養 兵 備 邊 府 庫 不 可 不 豐 大 臣 共 宜 留 意 節 用

為政當有大小先後之序 理財最為急務 共宜留意節用

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

趙鼎罷

寬妻師德

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叅知政事

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

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帝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

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皇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皇夔稷契傳說

之賢亦將為小人所救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

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

其讒則皇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此其所以

疑宋徽宗

世出之人

於君

安石青難

如

唐太宗何

為先

事謝表

為治擇術

自參知政

擬求以唐

寬妻師德

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奉太祖祀世世

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

其祀

十一月有事於南郊

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

唐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日賜御饌可

食十人謂之堂饌遂為故事大曆中常袞為相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

不可而止時人譏之以為朝廷厚祿

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實歛爾

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

此理

天下安有

此理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皇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皇夔稷契傳說

之賢亦將為小人所救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

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

其讒則皇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此其所以

疑宋徽宗

世出之人

於君

安石青難

如

唐太宗何

為先

事謝表

為治擇術

自參知政

此理

天下安有

此理

此理

此理

此理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貨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

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漢武帝以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蓋

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當表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

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建昌軍今建昌府詔遂行邊西蕃俞龍琦帥其眾內

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河湟二州皆西夏

熙州今臨洮府蘭縣鄯州今陝西寧州今臨洮府吐蕃喃斯羅一族國其間喃斯羅本西夏

領也始居唐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謀故以韶

經略秦鳳機宜文字

丁南湖曰王韶始以書生詣安石而進終以執政忤安石而罷夫奸邪

道家之所忌也故其身則患疽而洞見五臟其後則次子名案以左道

唐書諫果于何為

人君當如天之鑒人

二十一年口不言兵

人君所畏者天

非論火異

君子進退

係王道浩長

己酉二年遼咸雍五年○夏春二月以富弼為侍中司空平章事初弼

自汝州入觀汝州在河南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

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博會當如天之鑒

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

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頃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

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

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

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

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

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

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

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憚得志又今中外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春秋非五經比

史外傳心之要典與春秋正相反

曾公亮薦王安石

王安石行其高宰相自有度

王安石不勝世務

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夫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

胡武夷曰春秋非五經比澤水警予與鳳凰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

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

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舟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

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

宗方城曰洪範紀休咎之徵春秋書災異之變蓋欲君天下者觀災而

微懼之心而安石反進邪諂之說是逢君之惡也豈大臣格三正事之

道哉

以王安石察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公言安石難大任

帝問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更變帝問孫

固對曰人言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

容文則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

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

急也帝深納之願安石懷奸以堅神宗之意久矣又非諸賢所能易也

劉宗祭曰王安石為神宗變法大抵取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

秋償之牧息十二秋又償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上

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取民財也日免役先民出力以

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

欲自操其錢之奇贏也夫輸錢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

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息錢之入民孰皆不

在募以自役哉私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

在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

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

寓兵於農也然今既無害也然民既歸於我必以勞而廢於兵而復漢

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必以勞而廢於兵而復漢

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群小夷

狄自非此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

輿者曷易於虎

說卒遣韓維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且狐兔刺鹿豕

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既歸於我必以勞而廢於兵而復漢

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  
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適值遼有蒙  
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  
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  
不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為之交攬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  
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  
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鑾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即陳旭也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

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王安石言

昔周置泉府之官周禮泉府官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以權制兼併均濟

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

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循泉府之法以收利權

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

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

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

王昌定交

前世儒者

未易比

孝先王之

道而非用

新法須行

天下

劉恕辭不

習金穀

天津橋上

聞杜鵑

僞鳥得氣

之先

天下自此

多事

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自安石既  
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  
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  
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董惇  
曾布復附會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  
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須行天下焉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  
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  
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  
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居陽而臣陰地氣自北  
是君從臣之今南方地氣至矣僞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二年前用南  
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了凡同監

天中

二

蘇轍著  
直言之名

君子之行  
思其終

若車坐不  
讀書  
皇夢稷契  
何直可讀

宋史新曰

三司之職即古之太府以掌天下財貨五代時已循是制蓋

新法以蘇轍為御史中丞轍素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嗟乎惠卿以蘇轍之黨同心  
助惡固不足論蘇轍素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嗟乎惠卿以蘇轍之黨同心  
光所云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則胥吏足矣安石創立斯  
制蓋欲使臣佐行青苗法耳臣若受之則欺罔足矣安石創立斯  
奉詔如此則安石虐虐庶幾可戰而和議亦必自止矣轍乃不然進則  
受其無名之職退則其殘民之政正若受人之錫然後思悔其毒耳  
言雖激切事亦何補故不惟安石怒其擾政出補外任雖神宗謙中退  
托亦不之信矣故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不慎歟

丁南湖曰

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皆是也雖程顥蘇轍亦欲救而姑  
就其職惟劉恕奮厲不顧面斥其非以致安石之怒變色如鐵而恕不  
少屈怨誠危言危行者哉而宋史立傳於文苑夫恕豈特一文士也耶

綱察知政事唐介卒繼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

解帝主其說介不勝憤遂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佛說謂人  
生而老而病而死皆苦境也故以脫離  
生死為妙當時以此以喻此下五人請王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為  
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去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而已安石折抃

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夢稷契何直可讀安石亦不能對

繼以薛向為江南發運使

繼立免役法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郡等第戶及未成  
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額直既已用足又率其  
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歛謂之免後寬則錢其說始於韓絳成於王安

石詔劉彝等八人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廉蔡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  
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

蘇轍諫役  
官戶

無逃亡之憂村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

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則租調與庸既兼之

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

聖人舊法  
良有深意

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  
深意奈何至於官戶又將役之耶不聽

稅法夏輸無過七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也

綱七月罷知開封府滕甫自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

君子無黨

縹緇相附  
非松柏

滕甫名言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相附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  
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縹緇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黨  
雖中主可以齊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  
子言無文飾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不少嫌隱王  
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之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  
極力排甫出知鄆州○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直徽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南獬權開封不  
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以韓維為翰林學士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人呂誨  
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  
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法也光愕然曰衆喜得  
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

士大夫多  
以為得人

問今日  
所言何事

中彈文  
乃新法

人喜得人

信實亦為  
長言

疏十事

弄威權六也  
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九

毗大姦得踞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喏

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謬天下蒼生必斯人

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府城西

南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

論陳旭次論歐陽偁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丁南湖曰言安石被誨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疾論朝政表求致仕

以言盡瘁其真忠義傳家哉

回喜人佞也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平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

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

疏十事初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而不辭

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

弄威權六也也黜異已專權害政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詭譎八

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九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

毗大姦得踞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喏

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謬天下蒼生必斯人

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府城西

南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

論陳旭次論歐陽偁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丁南湖曰言安石被誨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疾論朝政表求致仕

以言盡瘁其真忠義傳家哉

是誨以疾諫也誨為端之孫乃

以言盡瘁其真忠義傳家哉

是誨以疾諫也誨為端之孫乃



王安石用  
呂公著以  
偏公弼

蘇轍諫行  
均輸法

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時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弟公著  
簡子為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  
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  
細七月行均輸法漢武帝置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凡諸州郡所當輸於  
所無之地賣之輸者皆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任特價皆官自轉運於  
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自條例司言諸路土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  
而不能贏餘為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  
之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  
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  
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自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  
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變復  
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丘文莊曰

此條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  
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  
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罕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  
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  
難矣正不若不  
為之為愈也

國子監范純仁仲淹子也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倍克財

願圖不見  
之怨

治天下無  
以易此  
擬宋范純  
仁進尚書  
解表

利民心不寧書曰怨置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  
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  
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如同隋起居注及諸同行  
均稅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  
令則稱商賈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  
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

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

顧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

重貶帝曰彼無罪始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尋徙成都轉運使以

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阻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周靜軒曰斯時群陰浸盛故不出四月而賢者之被黜者六人滕甫以

詢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棄衆

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去其言責有所歸矣

綱以程頤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頤人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

者必委園子謂其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

偽無所為愈也致廢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

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至是呂公著

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頃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

程頤調晉城令

三年民愛如父母

御史不知上未食

程頤勸帝勿輕天下士

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入曰御史不知上未食我願前後進說甚多大

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

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張時泰曰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蠱其心志而知用程頤

其會

蔡虛齋曰吾民三代之遺也而孝弟忠信之化獨不可行於今乎觀明

母者其在斯人歟及其匡君也務誠意悟之而以室欲下士為要格心

之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而帝偏信安石明道在朝

且未幾乞罷矣吁奈之何哉

綱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自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

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

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

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

定謀殺傷首原法

首原法

了九綱監甫

宋申宗三十一卷

帝方意向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著為令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乃貶知江州

**發明**

謀殺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謀殺雖傷而不死然原其情則不可恕也輕事首原理或宜然謀殺首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信安石雖司馬光之忠言劉述等之正議皆不悔悟是知天下之事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衆君子救之而不足可勝惜哉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綱**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府推官

**劉呆齋**

錢意以新法為善而行之者安石也其附和者志在於求富不善安知附和不與條例司事以自解免於公議慮事變而併受責也呂惠卿附和新法至執政思天下唯安石為愈已乃起鄭俠李士寧之獄發其無使上知之書以傾陷之其他若唐垌附新法未得美官乃條數安石之惡於朝陳舜俞以譏新法被罷抑鬱無聊乃上書言青苗實便向迷不知爾其年合年離或譽或毀惟繫乎富貴之得不得豈計新法之善不善哉當時元老舊德居高履顯之君子言新法取忤者固其而轍與顯新進之士蒙安石引致富貴之塗乃直道正辭以勇絕之其尤可謂之難矣厥後轍克助元佑清明之政顯遂傳聖學既絕之統蓋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不其然乎

**綱**九月行青苗法

平給欵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糶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欵一如陝西法

蘇轍諫行青苗法

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號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

君言誠有理

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

**廣義**

安石青苗之法何非廣淵之啓禍義必見沮于子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誅

**丁南湖**

王廣淵史之所謂小有才而善附會者也其平生智術不過竊取功名兩度耳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即司馬旨以困百姓嗚呼二君子誅姦救世之意聽之介人竦然矣

高平給欵法

蘇轍諫行青苗法

王廣淵附會青苗

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  
富民取民倍息其實微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二曰徵錢  
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  
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  
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請建之初姑  
為此美言以惑公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  
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貨取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  
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

呂惠卿亦  
似美才

司馬光貽  
書安石

鑑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  
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  
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江充事漢武帝以治巫蠱事為衛  
太子所斬李訓相唐文宗謀誅宦  
官反為所殺帝默然曰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  
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淵屬文彦  
博自代

綱冬十月富弼罷繼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  
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

然亦然  
君子奉身  
而退

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  
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易手岐萬敵必勝而  
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相升之  
議云何

對曰聞人狡儉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  
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  
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王用人  
之法也帝又曰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明王用人  
之法  
安石執拗

執拗耳○綱城絳州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  
若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鄭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  
非先交二若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按史記秦遣張儀給  
楚懷王曰願得武關

問宋城絳  
州何如  
商於六百  
里之策

請獻商於六百里之地及得  
武關而商於之地不與楚

安石恃以為助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薦絳共事。安石母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為助。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軍節度副使。秀州今浙江嘉興。

濶筆物置院泉上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置諸院泉上。安石置此物于梁間，正楊已之清譽，以鈞名于一時也。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諫司求無擇罪，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

証擇為時

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情。○綱增置宮觀官。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開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之。

死王設官

先王設官以治事，治事以立國，無非以為民而已。故有是事，則民之所供受，民之所供而無益於民，授之者固非，而受之者獨無愧乎。宋自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

去之無名，恐其怨謗，乃為祠設處之。嗚呼！所謂宮觀者，所業何道，所以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上大夫其心受其榮養，而不知耻，則又何

戰

王敬所曰：嘗考官制，官吏員濫，未有過於宋。監司郡守老不任職，如其今乃多置閑局，且不限員，爵之無名，而祿之無用，以生民之財，養待盡之人。終宋之世，卒不能革，其何以磨礪頑鈍，而起天下精銳之氣乎。安石屏逐老臣，群臣皆怨，始以此為調停，強諉之具，不然，何稱用，誰埋財而乃以此加耗，非其情也。

院校書文

綱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書尋辭歸，予曰：載人少喜談兵，至欲

載為崇文

結客取洮西之地。洮西，洮州也。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

儒者自有

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

名教可樂

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

一程深明

甚眾。一旦程顯程頤，頤之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

易道

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

撤坐輟講

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慶嚴令。縣名以敦本

與一程論

道學之要

致本善倍

為先

為政不法

三代終商

道

如教王人

學王

橫渠務之

介石

善俗為先 每月吉 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縣庭親勸酬之 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義 因訪民疾苦 爰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帝初即位 一新百度 思得

才哲之士 謀之 呂公著薦載有古學 石見問治道 載對曰 為政不法 三代

者 終苟道也 帝悅 以為崇文校書 一日見王安石 問以新政 載曰 公與人

為善 則人以善歸 公如教王人 琢玉則宜 有不受命者 矣 未幾移疾 屏居

南山下 廣義 大抵發邪當斷正道莫行橫渠辭歸者

十二月 知青州 鄭獬乞罷從之 無罪之人陷于憲網

新法之害 帝為之憮然 出丸 陝州 陸 辭極論

二月 陝西安撫使 韓琦乞罷新法 王安石遂稱疾不朝 詔諭之 乃復視

事 琦上疏曰 臣謹散青苗詔書 務在惠小民 不使兼併 乘急以要倍息 而

公家無所利 其人今所止條約 乃自鄉戶上等 并坊郭有物業者 皆令強

躬行節儉

化天下

驍奇真忠

臣

在外不忘

王室

周公遺法

安石令曾

布條析其

不然

清獻不能

剛果所致

借與初詔 絕相違戾 陛下勵精求治 若但躬行節儉 以化天下 通鑑化字

自然國用不乏 何必使興利之臣 紛紛四出 以致違邇之疑 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 依常平舊法 施行 帝袖其疏 以示執政 曰 琦真忠臣 雖在外不忘

王室 朕始謂可以利民 乃害民如此 且坊郭安得青苗 而使者亦強與之

安石勃然進曰 苟從其所欲 雖坊郭何害 陛下脩常平法 所以助民 至於

收息 亦周公遺法也 帝終以琦說為疑 安石遂稱疾不出 帝諭執政 罷青

苗法 曾公亮陳升之 欲即奉詔 起并獨曰 新法皆安石所建 不若俟其出

由是連日不決 安石因求去 詔呂惠卿諭旨 安石乃起 持新法益堅 詔以

琦奏付制置條例司 安石令曾布 條析其不然 判石頌之天下 琦申奏愈

切 且論安石妄引周禮 以惑上聽 皆不報 廣義 趙清獻素號剛果 今欲安

周靜軒曰 當時青苗之害 無敢言其非者 韓琦上疏 力諫 神宗惕然 悔

語而安石小人 方且強辯飾非 稱疾不起 則其詐誕矯誣之

心者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哉。

綱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監時帝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

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竊漢法也。使三代之君

當守禹湯文武之法。不變。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

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

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王宮之中門曰雉

魏諸侯朝觀之所。禮天官太宰之戒。正月之吉始和。縣治象之法于象魏。

注太宰。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有五年一變者。巡狩放制度是

而惑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

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

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三使司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

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罷。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

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

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

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更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

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與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帝欲

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善。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

安石稱疾。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疾有

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

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

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

上。收還詔敕。廣義。綱目善光固辭不拜者所

綱解韓琦河北安撫使。自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王

惟宗之法不可變

司馬光曰

志卿論變

法

治天下如

居室

宰相以道

置三司

看詳中書

能蠶食下

斗十錢

日之青苗

卿言乃臣

大用光

安石稱疾

祿位自榮

置條例司

上收還詔

綱解韓琦

河北安撫

使自琦以

論青苗不

見聽請解

四路止領

大名府王

綱目善光

固辭不拜

者所

司馬光言

青苗之弊

太宗平河

東立糴法

異日青苗

亦猶是

司馬光至

論

與異論立

赤幟

司馬光辭

樞密

擬求以司

馬光為樞

密副使

表

司馬光制

行之勇

安石欲沮琦從之發明司馬光以不章新法固辭樞副之官韓琦以不改

尤奇行人心正大操守剛方

所不能行者曷克臻是哉

葉祖洽得

蘇軾策

蘇軾跌傷

至此

世道由之

科舉取士

開治亂

百惠應過

人數等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權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治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絕之

臣文莊曰

科之選權居首選者雖取華要有不十年而至宰相者往往多為名臣自洽平更三歲之制繼以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希其意背其說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前迎合安石意得為首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蒙正王曾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命索然蘇軾檢邪小人之輩阿趨時好誣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由王氏之學不正有以啓之也就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

及青苗法行首議者指為周官泉府之法魯乃條奏其安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家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按安石行新法蓋誤用周官泉府此固當時革道一大機會也顧漠然若罔聞而重加斥怒馬宰相虛心以圖治固如是乎是故執政莫先於兼聽兼聽莫先於窮理

孫覺辨周官泉府之說

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

青苗有道呼抑配之擾

圖治固如是乎是故執政莫先於兼聽兼聽莫先於窮理

按安石行新法蓋誤用周官泉府此固當時革道一大機會也顧漠然若罔聞而重加斥怒馬宰相虛心以圖治固如是乎是故執政莫先於兼聽兼聽莫先於窮理

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

鑑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監察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公著上

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勝之以威勝之以辨

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王議者一切詆

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趙抃罷按史畧抃日所為自新法行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侯安石出既出而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廣義安石既改其新法之端于前復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也

御史當用學士兼朝方爭是事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會宋敏求等言定不由綱以韓絳參知政事預政事陳襄乞罷絳新命不報敏求蘇頌李元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

銓考曠察朝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宗愈亦罷

丁南湖曰忠義奮發者禍福動情難乎三人相繼也齊太史兄弟三人相繼書崔杼弒君而死春秋嘉之萬古榮之神宗聽王安石謬擢李定而敏求與頌與大臨亦三人相繼封還制書始有齊太史之風烈乎厥後安石之黨不久散滅而敏求大臨皆復侍從以終惟頌歸然元老拜相於哲宗封公於徽宗君子謂安石之邪術諸覽之正論自此始定矣

程顥罷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論議無補望乞前奏早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

程顥罷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論議無補望乞前奏早賜降責安石素與顥善及

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西京路同提點刑獄頭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新法何異王莽

鑑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竟落職

李常不奉詔

王安石亂法故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說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廣義數日之間臺諫一空神宗猶

升之有愧罪升之有愧色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廣義惠卿韓絳王氏黨也一人中書一判司農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贊獲豈能援哉諸賢無以為也

王安石力救李定

府城南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安石力救之故貶後林旦等復論定乃不孝之人豈宜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之罪故罷旦等而徙定

朱壽昌棄官入秦

綱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異出其妾劉氏而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及知廣州棄官入秦行次同州得焉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王安石主李定而忌壽昌天下稱其孝壽昌天資純孝

張時泰曰壽昌天資純孝何預於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亦忌之何邪去則安石之牙瓜失矣何人助行新法哉此其所以左壽昌而右李定也嗚呼壽昌無預新法而安石尚忌之而况其諫者乎

呂氏號言問為家賊

綱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呂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籍其景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

待制非向  
人材所堪  
處

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復除天章閣待制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  
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三言朕當  
熟思之  
人主所持  
者人心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曰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  
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續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  
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  
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持者人心也自古及今  
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  
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  
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  
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

曆數長短  
在風俗  
崇道德而  
厚風俗

意諫當隨  
天下公議

蘇軾試進  
士策  
問蘇軾策  
問事同功  
異何如

童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極舉乃欲矯之  
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  
之談皆謂臺諫所言當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與性成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  
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替帝以獨斷專任軾  
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  
仲而霸燕會獨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  
温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  
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監九月判司農寺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同布資序淺人尤不  
服尋罷○同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

是乃所以致人言一雞半豚

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劉庠不附安石

上與介甫如一人

佃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便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平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佃曾公亮罷佃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聞也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校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字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會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劉深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神宗亟用馮京

司馬光讀資治通鑑

司馬光論簡夫利口

佃以馮京叅知政事吳克為樞密副使鑑京為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干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  
鑑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今慶遠府宜山縣范祖禹同脩通鑑許之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簡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  
綱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叅軍孔文仲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聞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

敏求第孔  
文仲業為  
異等  
齊恢孫固  
封還御批

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  
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  
御批范鎮上疏言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  
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但欲苟全  
妻履  
一人前是  
後非

綱罷翰林學士司馬光曰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  
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等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前黜但  
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  
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朝廷自此  
多事  
王安石甚  
似王敦  
世貴師中  
死識

綱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曰坐力言王詔開邊不便故貶初師中  
仕州縣即狀報包拯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  
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  
其先識按周靜軒譏王安石詩曰許沽名三眼即幸逢時際掌朝綱  
綱邪言既已欺神祖正祀何堪配素王十載病民千載怨

人聚歎萬人亡辯微惟眉山叟豫信堅水在夔州眉山叟指蘇老泉作  
辯文妓論孰知李師中之知識不後於老泉乎

范鎮乞致  
仕

鑑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出判應天府  
鑑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

宜去者二

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及臺諫  
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罷師臣及御  
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倚機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

任老成以  
養平和之  
福

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  
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

公難退而  
名益重矣

目以徐夔校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  
賀曰公難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

使天下陰

十八

受其賜  
吾獨不得  
為此  
呂獻可  
先見  
范景仁之  
勇決

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  
何心哉曰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  
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字之先見范景仁字之勇決皆予所不  
及也

立保甲法

丁南湖曰范景仁歷事三朝諫疏最多而其大節有三仁宗則以建儲  
人所不敢言而功業烜赫與溫公齊名豈區區於功名顯晦間哉  
鑑十二月立諸賭更成法舊以兵雜成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  
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  
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  
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至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  
國也抗章不已帝惜由是下戶得免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  
鑑以韓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奏知政事年嘗因齋居賦詩有所感嘆帝  
聞而憐之故有是命

老臣所以  
報國

獨行募役法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  
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  
孤獨之人俱不免役此法卒行富戶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予不聽  
仁宗惠而  
不費  
獨幸災四年遼咸雍二年○夏天春正月粥廣惠倉田○國是固本絕戶  
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粥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  
詔從之廣惠倉者仁宗因韓魏公之言置之以給老稚貧疾不能存  
者所謂惠而不費恩至溥也今粥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安  
石之罪可○鑑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  
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安石言欲追復古制且  
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  
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

行募役法  
司馬光論  
募役法

更定科舉  
法  
廢春秋儀  
禮  
三代所以  
教育選舉  
之法  
庶幾可以  
復古

士當講求  
天下正理  
千古叛經  
之罪人

張時泰曰

立文莊曰

安石定科舉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  
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  
舉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  
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  
五倫之在人也缺一不可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是

獨行募役法  
司馬光論  
募役法  
更定科舉  
法  
廢春秋儀  
禮  
三代所以  
教育選舉  
之法  
庶幾可以  
復古  
士當講求  
天下正理  
千古叛經  
之罪人  
張時泰曰  
立文莊曰

同級經借  
經發經何  
如  
王安石萬  
世名教之  
罪人

撤榜付吏  
陳舜俞復  
言言由法  
便

光才出群  
臣之  
司馬光四  
不如

千五百餘年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春秋之經聖人親手所筆者世之叛經僭經者有之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罔民以取利欺世以盜名皆其罪之次者也罪之大者惟在於此蓋與廢君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為之回護不知何見也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頑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率給田十頃。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道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而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邪慝臣今日所言

賜有絕口  
不為事

得伊周之  
佐

識安石患  
潮名

安石今上  
古人  
作官不失  
為館職  
好官還我  
為之

陛下之所謂謬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臣敢死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綱以鄧綰為侍從。又判司農寺。綰初通判寧州。唐立九寺其八曰司農。東南。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復貽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當作何官。綰曰不

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卿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丁奉曰。鄧綰舉進士大魁。乃其笑罵而博一官。不亦喪心矣乎。厥子洵武員大子也。父之謂安石者。謂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以綰為

綱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

喻政

天下事高

可為

是取

綱目勸善

之大法

二公心乎

王宣

民言不可

不畏

老成人不

可不惜

醫者用術。方殊不知。昧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

後。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憚

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嗔手書。屬司馬光

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

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突明。呂海直亮敢言。不負是職。卒而具言。豈

許浩曰。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氣息僅續之際。猶拳拳如此。所以氣

類相感。死生不一。而卒濟乎國事也。

鑑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之罷。許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

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樅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

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理亦不可不畏也。安石

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

也。天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有財費。陛下果斷不恤人言

以行之。帝遂續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

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乃出知襄州。

古今第一

使小人

歐陽脩以

風節自持

歐陽脩以

韓琦為社

稜臣

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維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饒。饒莫

也。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脩求

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

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鑑貶富弼。官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便相。自稱行過應天。府名

謂判官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前

知皇祐。首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

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病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鑑貶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繪上疏曰。老成人不

可不惜

老成人不

可不惜

老成人不

可不惜

王安石亦

耳難知

官攝有愧

色

王安石亦

耳難知



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六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二。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一。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豈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繪嘗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震盛漢唐。當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擊管面對。帝問從學主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擊白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擊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三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

劉摯未識安石劾安石

起新難。以徧舉。其議利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者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獯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椽。爵使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及在其後。故奔走乞正之人。其門如市。漢鄭榮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今西夏之款未入。及則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鼠擊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丁南湖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其劉摯之謂乎。摯自幼輔政。至為相。加中傷。竟以貶死。而一無所悔。誠非仁者不能也。

復以春秋三傳試士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員舉士。**王安石嘗言春秋經為斷爛。故員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



仰屋竊歎

置市易務  
子京師

神宗商賈  
之偁

保甲養馬  
之法  
王安石持  
論益堅

蓋判汝州富弼之致仕許之時弼至汝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頭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進封韓國公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  
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何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也如此

細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遂用莫澤魏繼

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

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逾期不輸息外毋月更

加罰錢以呂嘉問提舉其事廣義京師天下之首置務于此則是神宗乃

立保馬法文彥博以為不便王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

頭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或官與其直也價直今自市歲

一閱其肥瘠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連

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細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因令就職

監秋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則彭氏王之有州二十南

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惇同時帝思用兵

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管刻剝無度蠻眾顧內附辰

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

路經制蠻事

細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自初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

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王者善計自有忖度

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塵我神宗與安石論邊言一入而不可破雖使滿公如聖人則亦未如

之何矣故曾公亮嘗曰介甫與帝如一人豈非天乎信哉

神宗與安石論邊言一入而不可破雖使滿公如聖人則亦未如

之何矣故曾公亮嘗曰介甫與帝如一人豈非天乎信哉

屋壞豈可不脩  
主者自有忖度

文章名冠天下  
學者翕然師之  
文章德行高一世

綱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自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謗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剽駢麗，脩于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

周靜軒曰：脩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見忌讒邪，弗果大用，誠可惜也。故卒之意為可見矣。

袁了凡曰：韓魏公為歐陽公墓誌銘，稱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概相薄，莫適高下。蘇文忠序六一居士集，則云自漢以來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二公推崇歐公，以公配韓愈，則同而一，止過其源於子長，一乃極其統於孔子，蓋蘇以文人相褒，其致宜然而忠獻論確矣。

唐洞力劾安石

綱觀唐洞，潮州別駕，初附安石，安石喜而薦之，將用為諫官。後諫院非故事也，洞果怒安石易已，因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洞乃因百官起居

唐洞力劾安石

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洞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洞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

且讀且目

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又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慙懼俯首，元絳薛

唐洞慷慨自若

向陳，釋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洞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高洞面瘦

周靜軒曰：洞言事而貶，局為削去其官，誅心也。洞初附安石，神宗悅而

幾之意深矣。

頒方田均稅法

丁南湖曰唐柯之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勸改過也

頒方田均稅法神宗紛紜舉獨此粗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綱目以為彼善於此故書

九月少華山在西安府華州其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帝謂宰相曰本朝祖宗皆愛惜財物不肯橫費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儉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勸風俗

癸丑遼咸雍九年春正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

三月置脩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頤預其事安石不可

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

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

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不報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今屬揚州府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埒等字世稱三劉攽與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

丁南湖曰劉敞黜士子阿時之策以反惠卿論新法不便以詆安石敞不諂張妃典禮不容宦官當柄奉世不合蔡確章惇此等直節勁氣豈足以三劉並稱云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道州初名敦實避真宗諱改焉初因

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分寧縣名今南昌府寧縣是也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謂南安司理為南安之軍名今為府屬江西道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

老吏不如

世稱三劉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

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

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

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

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

丁南湖曰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

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

老吏不如

世稱三劉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

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

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

太極明天理之根源  
發明太極之蘊  
周子得孔孟本原  
濂溪大有功於學者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  
對榻夜談見復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透悟囚得釋。調桂陽。縣名在郴州城東今南今屬湖廣道改知南昌。縣名今屬南昌府富家大姓賄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大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顯頤往受業焉。自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敦頤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遣。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巖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峰下。蓮花峰在廬山前。有溪合于溢江。取營道所居濂溪。濂溪在永州府西二十里。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參考**按鶴林王露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患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

侯師聖從周茂叔來

**蔡虛齋曰**濂溪固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謂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得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咎無所逃矣。

**袁了凡曰**濂溪先生之學。其於聖人蓋具體而微耶。以生於道墜文喪。以發其蘊。故人鮮克知之。而先生之學亦決非世之所能及。知矣。蘇黃二公天挺人傑。方卓然。其詞章文學。以撼動一世。空閱千古。而獨雅知有先生。豈非彞德之秉。果有不可忘者。而其超然絕識。亦非世之人所得而及與。

**又曰**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謂濂溪之學。出於壽若禪師者。此類耶。然濂溪他日歸老九江。嘗於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真淨文禪師者游。若以鍾夫蓮社之故者。而文名寺左之。溪曰。鷲溪。以擬虎溪。其事為佛者所盛傳。皆為耶。抑道大德宏。無不可耶。致先生嘗題太顛堂詩。有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亦重更留衣。規其繩退之之嚴。例其他皆誣也。然也。

**監**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百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監**九月置和糴倉于兩折。綱初策武舉之士。目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

先王備禦之用

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黑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神宗不忘武事

發明說苑云。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可以並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策之。其庶幾不忘武事者矣。特書曰。初蓋予之也。監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四州。今俱為衛。首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於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

廣義王韶北捷。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惡可取。蓋夷之屬地。無賦稅。人無禮義。所得者。不過牛羊。駝馬而已。抑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今韶之舉。乃安石生事之謀。暫得一幸。神宗即有賜帶之喜。然不知若者。一乾而元氣索矣。何其見之淺。而慮之短耶。

張方平極論錢耗之害

綱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消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

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監初收免行錢。

會天下財用

監甲寅七年遼咸雍十年春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攷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為定式。帝常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為不少。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

愚謂朝廷設官。所以為民也。官多則民擾。而財之費從是滋矣。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是說將推其費。監三月。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曾公亮文彥博條代此事。宜以間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覺端。所以致其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郡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

韓琦條陳邊策

初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

致疑軍事有七

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

制作以文  
太平

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  
四夷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為陛下謀  
者大誤也。臣為今計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備備之常豈有他意  
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  
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大常少  
卿劉忱如遼報之。

人旱罷新  
法兩

天旱詔求直言夏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卿請行新法詔從  
之遂下監安上門安上門汴京城門也鄭俠御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  
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循人事以應之帝曰  
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  
怨至出不遜語有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  
曰士大夫不逞者逞快也不得恣肆快意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此宜細事

擬宋監安

上門鄭俠

表

回

罷新法十  
八事

神宗及履  
觀圖

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毋風沙糶贖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  
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  
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即今通政使司言陛下觀臣之圖  
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及履觀圖長吁數四袖  
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令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歡  
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  
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  
責已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  
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  
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齒遂以俠付  
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  
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



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

**史臣曰**宋自開國以來人臣上書言事未有如鄭俠能盡其忠者故神宗感悟悉罷新法可謂一言能正君臣之失矣

**周靜軒曰**是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言胸中之惻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日大兩

則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曰罷而曰權所以譏其偶值天變姑且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蓋**不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

**蓋**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

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

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黜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

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

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

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

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府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周靜軒曰**安石病國虐民治天之罪神宗因太后之言不能貶黜以正

石而用韓呂則是安石實未嘗免也天下之痼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

蝎何由而屏乎若神宗者真可謂寄生之君矣

**王敬所曰**宋儒如王安石絕世之操卓越之學堯舜君民之志出而用

禍之人考安石學術之偏執拘之性舉動乖刺使天下驚然至於引用

小人以圖快意尤其根蔓枝連遂為末世不幸焉余觀宋之創國其君則厚

也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雖然亦有不幸焉余觀宋之創國其君則厚

於養士而細維體勢不立其臣則安於養而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

寇歲幣困民兵威不立朝夕恬熙二三大臣以遲鈍雍容為德度一

臺諫以議論攻擊為盡職會無一事行之數年者後世習以為常而於

國事之尤急視為無可奈何不加料理則則群起而議之以為好

事喜功矣安石突起得君惻然以軍事財賦為念非群議而更張之彼

遲鈍雍容者相視以為詭異老成者既已為疑則後生者吠鼓群起其

指以為不善而動氣相攻彼此不平宜安石之無成也是時歲幣輸一切

女直未盛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淫而歸其責於公宋子尤深非之於

鄭俠能盡其忠

一言能正君臣之失

鄭俠有回天之力

天之感應

之理

惟安石為國家當重

大后至言

傳法護法

扁疾蛇蝎

宋史神宗本紀卷之二十一

全書中引其妻奢後逐姑之過曖昧不明尤為過情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綱**初權蜀茶權茶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而行○**綱**五月罷制料

**綱**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自先是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

受賞帝聞其擾民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養民若周官泉

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乎宜釐定其制布見帝

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

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

恐未之有也○**綱**秋七月立手實法蓋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

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

**綱**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兼提舉○**綱**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綱**乙卯八年遼太康元年春正月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

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明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

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

合林甫輩而反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

謗訕遂編管俠于英州御史臺史楊忠信謂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

書不已是言責在監明而臺諫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

此為正人助言責在監明而臺諫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

史張瑛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置往捕遇

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奏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明書又悉按姓名治

之獄成惠卿欲置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宜深罪

但徙英州京與安國等皆得罪嘉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

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

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

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最爾國

文帝加有才一等

才一等

文帝加有才一等

嘉問連以

立手實法

言責在監

以此為正

鄭俠忠誠

可嘉

漢文帝何

如主

以堯舜三代為法  
恨知人不明

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詐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受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使人曰：惠卿故惠卿街之。

丁南湖曰

安石之親張綱李定之法，立致富貴，而韓絳頗賢且亦悅其列矣。公為安石之親，張綱李定之法，立致富貴，而韓絳頗賢且亦悅其列矣。乃對神宗，則稱漢文，抑王猛而頌帝，以堯舜三代為法，論其兄則以其則怒曰：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而自是之後，尋即歸田矣。陳無已序其文集曰：惟其窮愈甚，故其身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嗚呼！此言如此行，而終於如此窮，其視乃兄如彼，志如彼，法而遂能如彼，達者果孰得孰失也。君子慎無以窮達論人物也。

惠卿忘安石

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得志，忘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

安石位道而進

無所不用其智，韓絳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借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尋罷。

夏了凡曰

蘇東坡集中詠王莽董卓，據紀年不詳其何時作，大抵王荆公罷相歸金陵，呂古甫發其母使齊，年知母使上知書時也。故前一章言莽不識經綸，紛紛妄作，以譏介甫。後一章以呂布比古甫，言其反覆，皆取兩人同姓，寓風刺也。

指古長城為境

三月遣使請禧來言，代北疆事。沈括如遼時，請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問故牒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奏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

沈括上契丹圖

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屈。括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遂舍黃鬼地，而以天也。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

願王安石新義

為使契丹圖。六月，願王安石所脩詩書禮義于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

閻王安石

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王安石傳

新法新義  
何如

春秋聖人  
筆削之書

大星頃州  
治

兩朝定策  
元勳

疑宋賜韓  
琦兩朝定  
策元勳碑

子忠彥謝  
表

**周靜軒曰**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為學偏僻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  
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  
 司以之取士學者以之進身其惑世誣民克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  
 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  
 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

**以王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  
許之由是嫌隙尤著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頃州治檄馬皆驚帝**  
自為碑文載琦大節象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

**史臣曰**  
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  
 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  
 重紳正笏不動巖色指天下於秦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袁了凡曰**  
二公知趣尚哉宋人品相業之優必曰韓琦有孫然也

**綱**秋七月詔韓績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王安  
 石復相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乃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

**唐義**  
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人則後之權蓋誤國得以效尤矣是以  
 汴宋之末有檜賊南宋之亡有賈賊馬一皆割地與人而畧無顧  
 惜之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詩  
 曰誰生厲階于今為梗信矣哉

**唐荆川曰**  
宋與契丹結好以來疆界分畫已定一旦遣使以地界為言  
 欲得地則志在敗盟况彼中葉主驕卒隋非阿保機之比不得已而用  
 兵豈遽出虜下哉神宗用安石之策割祖宗之土宇是契丹不費斗糧  
 不折一矢而收七百里之地也宋之削弱亦甚矣安石之言曰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終宋之世局嘗取償其尺寸哉此蓋內不能辦而外為  
 大言以罔  
 其君而已

**綱**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奸惡中丞鄧綰亦欲彌  
 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深憾惠卿遂誦縮發惠卿兄弟強借  
 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  
 卿出知陳州

**綱**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  
 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語王安石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

求直言罷  
手實法

了凡綱鑑

宋神宗三十卷

四二

兩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祀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厲疾帝慰勉起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折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神宗庶有恐懼之心

弭災莫如預心

安石有三不足之說

司馬光言王安石不足

而呂

謂定

神宗求直言罷手實法則庶幾有恐懼之心耳苟能自此而擴充之悉遠佞人盡革弊政則天意可回而人心可得惜乎神宗蔽

正而災不為害民不為厲矣

呂氏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

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以舊制為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

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感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早

璞等亦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遂托言交

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奸臣

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

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

稚之可侮痛哉

之說何如

交趾譏青苗助後

綱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鞏簽書樞密院事繼絳在翰林誦事安

石而安石常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若寬於政地以報之故同升

鑑以趙高為安南招討使臣若李憲副之帥師討交趾王安石聞欽廉陷

欽州在廉州府城西廉州府屬廣東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聽也書帛建於泰竿上言中

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救榜

詆之○詔王詔免熙河雖名一踏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詔與安

石異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南昌府

綱罷直學士院陳襄福州侯官縣人繼襄少與周布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

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縣屬浙江州府民多化焉及改知

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判府富弼奇之及弼相薦權侍御史上疏

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

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

陳襄傳道

於海濱

陳襄傳道 於海濱 生 陳襄德教 化民 富弼奇陳 襄 陳襄論青

苗之害  
管夷吾商  
鞅之術  
襄陽人才  
可用者三  
十二人

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義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殿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義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示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蘇軾死節

遼太康二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蘇軾死之

邕蘇軾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軾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軾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

廣義蘇軾死難始於王韶之開邊蕭汪聚其功而釀成交趾之釁也無妄之六三有曰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之謂與

周靜軒曰平時不獲矣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苟不忠貞自守確乎不叛而臨難不偷生苟免者幾希雖然人臣受爵祿於無事之時而不效死於有事之日尚何大馬之足齒乎故綱目州全節予紙者所以為後世人臣徇國之一勸耳

丁南胡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二者相須蓋輕利斯能授命也蘇軾既仕廣州州之富商習以客禮見主者軾獨詰其商而杖之是

難利之節養之有素矣是以授命却敵雖德智高亦受其挫而交趾之難特以合家全節而徇國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信乎其相也哉

鑑三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趙鼎副之師師討交趾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占城即林邑國占臘本安南屬國亦名直臘

惠卿訟安石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華亭之獄不成至零令呂嘉問及陳亨甫共取鄧綰所劾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書云盡棄所學隆尚

安石降尚縱橫

要君力行于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始不如是又發安石私書云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聞旁言其情安石答之要憤恚道發者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

鄧綰為宰臣乞恩澤

安石去史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之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姦回論事

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呂惠卿書有罪免則削其官此具其官何失職之甚此固小人之羽翼耳故特具其官具官正所以著其罪也其疾惡之旨嚴矣

袁了凡曰王安石子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諫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深木摧介甫氣壓天下於司馬歐陽輩何有而看新經者寧說經然欲做大賢上事乃其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

獨不能為朝廷言之

方平托筆為奏

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八月罷齋祠廟錢時司農嘗謂廟於民應天府宋開伯微子廟皆在齋中劉摯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開伯遷商丘商地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今歸德州是也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秉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蕪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國辱神無是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膏

綱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蓋安石之

再相也屢請病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乃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子三曰克子安持雖娶安石

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

常程顯數十人光自治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救法今日救天

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高言矣今不治遂為痼疾

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綱十二月郭適敗交吐于富良汪李乾德降

蓋詔旨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

司馬光貽書與充

救急當云此五者

病猶未至

高皇后

司馬光貽書與充

救急當云此五者

病猶未至

高皇后

司馬光貽書與充

發明 聖秦鳳熙河之大皆制於一闔宦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

丁南湖曰 神宗以新法任姦臣是病在心腹也 以邊事任宦者是病在

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功成其禍大凡以憲中人非將才

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貽患中國也

丁巳十年 遼大康 二月王詔免詔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

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 七月河決澶州

發明 河決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變不虛生必俟人為之感

九月立義倉 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

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

行更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

取程頤言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

絕人遇事能先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司馬光張載頤願

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顯為墓銘稱雍之道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

賜謚康節 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

哦詩自詠春秋時出游城中風雨則不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

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亦相迎候童孺斷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

不復稱其姓字或留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

行窩司馬光兄弟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同父子兄弟每相訪曰

母為不善忍司馬端明即先生知也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

德氣粹然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

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周靜軒曰 雍木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為特書河南而

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

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也豈他處士之

就其所至可謂安成 安樂窩 吾家先生 至 自樂 邵雍無一 毫富貴之 心 邵雍豪傑 之才 幽者仰如 山斗 邵雍德氣

天申兵三二



溫厚 敬君行已

問邵康節 負濟世之

學不詳許 忍不出果

何所見矣

中夜寂獨 以書

學以變化 氣貫

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

秦漢學者 大弊

學以中庸 為體

以孔子為 法

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王敬所**曰康節負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卧不出士

之言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有門戶勢將相競而神宗宗仁

而尤先見於皇祐之時其後司馬范呂諸君雖能稍濟於元祐之初卒

不能濟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歟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以其弟宗誼為濮國公

**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自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

救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

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辯鬼神其家昏

喪祭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

書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

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言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元豐元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曾公亮薨公亮喜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

持祿固位為世所譏末幾其子孝寬以父喪去位

**宋史斷曰**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其為政天下皆非肯苗

矣况安石之進始於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史臣稱喜薦士多得

人豈不大謬歟

**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居真定至是帝

思其先見召用之

**九月**以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時帝語以釋老之事公

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

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有雄才大略

開中士人 宗師 世銘擴前 聖未發 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 論同功 固史稱曾 公亮喜薦 士多得人 何如

堯舜知此 道 堯舜以知 人安民為 難

子房道高  
故不名  
太宗所以  
能成王業

于公陰德  
有報

深得人臣  
盡規之義

詔議後肉  
刑  
賜履賤  
之譏

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學  
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  
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  
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  
吏入人罪。猶工治陶鑄。鍛鍊成熟也。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  
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予以崇起忠  
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行。漢書。亦作  
胡地犬也。犬所以守。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參考。于公東海人。為郡吏。  
故謂獄為行。又音寒。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存陰德。快獄平恕。辯孝  
婦之冤。天下稱之。嘗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車。曰。吾後世必有與者。子定  
國。以地節。勅為廷尉。後由御史大夫拜相。

刑之。別斷其足。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綱。已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自顥自知扶溝縣

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

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

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

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未失臣子之體

蕪所除武學。亦未為任官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

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周靜軒曰。神宗知安石之姦。而罷黜之。程頤之賢。而召還。胸中之涇渭

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胸中涇渭  
少明  
生民之大  
樂  
用賢不疑  
為難

綱。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大幾也。呂公著上疏切諫。怒然不納。神宗何信謙之易。而樂善

難期。言信之矣。綱。目書此。

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綱。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綱。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



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誅曾耳何預朕事軾遂得

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

八人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放李常孫覺曾鞏王叔劉

自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

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汾范祖禹

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

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義其所往來文字書簡且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

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

西京御史臺

監庚申三年遼太康六年夏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監詔秘書監致仕劉几定雅樂于太常

綱秋七月彗出天微垣詔群臣直言闕失回王安石禮應詔安禮應詔石之翁上疏曰

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

大臣不均不直賢否則置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壑取利究於園夫是

以干陰陽而召天變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

沮格人言以自雍蔽今以一指教目雖泰華在前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較其

君何以異此卿當異言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綱九月定百官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政歸有

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

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上文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

薦命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

至已而光果不召

非司馬光不可王蔡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文欲收靈武

一指蔽目泰華在前不見

欺君負友不忍為擬宋秘書監劉几進雅樂表

所非賢

安禮應詔石之翁

安禮應詔石之翁

安禮應詔石之翁

馬京中立  
不倚  
卿舉廷試  
皆第一者  
三人  
三人不愧  
科名

辛酉四年七年春正月馮京罷京初不為王安石所容後傾於呂惠

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

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廣義小人之在朝勢必不容於

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廣義君子書曰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必見鋤治簸揚弗至于罷去不已也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

于當時而千萬世士君子之公論自能容京也曾何損於京哉

袁了凡曰京按宋庠禮部試第二沈遘第一時遘已由父廕為齋郎乃

可先凡易庠第一馮京三元亦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鄭鮮揚賈紫三元而

擢京第一則庠京三元又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鄭鮮揚賈紫三元而

寬友慶真作龍首山人真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

終是乎則真且四試皆第一又張綱自本州拜貢次公試次內殿合格

次拜補上舍皆第一人所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惟真天名位不升孫漢

公鄭毅甫官止侍從綱雖為名臣迄不至相曾庠皆位宰相馮京執政

史是以錄謂宋世三元止是三人者不致也僅事見朝野雜記文獻通

考鮮見石林避暑錄真見史本傳綱見坦齋筆衡

以孫固知樞密院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堤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

周晉軒曰河央之意雖因堤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為神宗計者但當

脩政令明賞罰革弊政崇失道自然天意可回河不為害

神宗激勸  
忠義之典  
此舉差協  
此千載一  
時  
孫因諫伐  
此真鄭生  
之說

五月進封晉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武也

廣義二公能以死生忠義把握如掌中之物千停萬當無毫

髮爽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典嗚呼休哉

周靜軒曰贈節正朝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紛紛制作無一中禮獨此舉

出之所謂深予之爾

遂以圖等會陝西五路師討之孫固歎曰舉兵易解禱難必不得已請聲

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鄭生之說耳勸高帝

立六國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

信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為國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

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既而師出無功帝

大帥誠難  
其人  
問罪當先  
擇帥

文章本原  
六經

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

文章本原六經 綱 壬戌五年遼大康八年春正月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至是以官制

將行。故有是命。呂公著常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

文章。以是不大用。

行義政事  
不如文章

綱 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改叅知政事

浦宗孟毀  
司馬光

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以浦宗孟王安禮為

之。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害。帝

不語。直視久之曰。浦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

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

今捐錢鈔五百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

變為鈔。粟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官者能如

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

閣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

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

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綱 呂公著罷。八月詔歲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

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

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

薦享禮。並如太廟。

綱 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永樂之城成于八月而九月即陷。

綱 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永樂之城成于八月而九月即陷。

裴度謀議  
與王同

憲才非度  
匹

端本澄源  
之大机

朝獻景靈  
宮

神宗即位一十五載其所退者皆一時之君子所建者皆一時之小人浸淫而至於哲徽二世壞亂極矣豈非端本澄源之大机耶大書

特著深訊之耳

徐禧城示  
祭何如

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隨州安置

州竹嶺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往援之或止禧曰被詔捍城禦寇非賊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俱往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屯涇源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信

夏人傾國而至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

遲若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

卒接戰而敗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

七會夜半大雨夏人急攻城遂陷禧奔舉慶高不能死之惟珍與王德

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

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真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

是也吳保堡在延安府城南今吳保縣是也義合堡在延安府綏德州東

米脂堡在延安府城北今改爲縣浮圖堡在延安府綏德州西今克成城

也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屢走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

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珍等自是帝始

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

也王安石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廣義

築永樂城者徐禧也陷永樂城亦徐禧也禧

不度夏人來爭之勢惟邀築城永樂之功

子囊城郭尚爾取敗先永樂之縣居邊塞者乎嗚呼城永樂者是猶置羊

牢於虎穴之傍也馬牲而不被其吞陷哉

鑑十月新樂成劉几所定

鑑癸亥六年遼太康九年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

鑑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

夏人數十萬奄至時李湑知蘭州閉城拒守鉞轄王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

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存此張湑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允湑許之乃募

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

郁方尉遲延敬德云貶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

避興靈靈州今寧夏衛靈州即靈武縣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害至今詔貶之

鑑閏五月夏王秉常上表乞復脩貢詔許之

鑑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自遺表大略云陛下卽位

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去年末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

今久戍未解百姓窮困豈諱過耻敢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義

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閩陝之間稍遂生理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

了凡圖監甫

天申三十三卷

五四

要道在聖心所存

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緩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

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

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謚文忠

周靜軒曰則為國憂民之心可見矣故卒而具官爵者所以深嘉而

九月夏人乞還侵疆不許○○十月追封孟軻為鄒國公

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諸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

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

使遺詩祖道當世祭之○祖道行祭為道路所也顏師古曰黃帝子名累祖

因飲食馬○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尚齒不尚官○樂天為香山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

會九老○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

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蕪魯故事與焉○發明○凡書致仕子知止也彥博歷

身抑且素飭之耻矣君子其可不知幾乎○趙抃卒謚清獻○世準燕懿王

也自從式卒安定之封久○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漢王

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况為蘭陵伯

都伯○成郡屬韓愈為昌黎伯○昌黎縣屬直隸永平府從祀朝廷○廣義

從祀孔廟不亦謬乎○綱七月王安禮罷○綱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

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得借罷圖天章三編秘閣書

籍給御府光遂與劉放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

筆墨繪帛

資治通鑑

司馬光上

子為伯

封荀揚韓

食孔子

以孟軻配

資治通鑑

筆墨繪帛





靖康之禍誰實基之誓曰邦之抗愷曰由一人其神宗任安石之謂耶

皇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太后英宗高氏也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舊制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因之驚憤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慄慄而退高遵裕太后從父至親也觀其拒蔡確之請非其心之至明至公者能之乎且垂簾之始

女中堯舜

擬宋以顏

回孟軻配

享孔子二

氏子孫謝

細司馬光自洛入臨臨也夏五月詔求直言臨也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

表天下以為

直宰相

衛士以手

加額

留相天子

活百姓

司馬光請

開言路

直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嬖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君實光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張戩綱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綱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法不可行遂以爭新語觸王安石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語觸王安石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蕪無聖明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顯深有意經濟

慨然有求

道之志

求諸六經

而後得

純粹益于

面背

秦漢以來

有臻斯理

者

關之而後

可以入道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不能以誠

感上心

遂致今日

之禍豈可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綱

嘗曰新法

之行乃吾

輩激成之

綱

語觸王安石

當時自愧

程頤有志

經濟

千載無真

儒

孟子之後

一人

斯名稱情

三百宰相

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來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及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周靜軒曰**書召程顯喜之也書未至卒惜之也蓋顯於神宗之朝弗果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名召用之而顯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仁義是以君子深爲頹惜而又爲斯世惜也

**王珪卒**以文章見推流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馬光爲門

下侍郎謝

表

風日以觀

新政

改多當如

技矣極弱

天子之孝

在於保天

賜羊十餘

積粟千石

擬宋賜羊

子徐積粟

**綱**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屬山東召還沿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者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羅豫章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之居喪志存父在之道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非光有以召之耶

**綱**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綱積事親孝且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終身不用

子徐積粟

卷

五

不踐  
徐積遇石

諸君何不為君子

擬來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謝

揚州祇召

歡呼鼓舞

羅得甲團

教法

子駿之路

石器行遇石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自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敬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先生。

**詔中外臣庶直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罷保甲團教法。罷沅州增置保甲。** 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一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司馬光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故罷。

**十一月。詔執政侍臣講讀。經**

進

**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自熙寧末。侁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

**居厚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

**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疏。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先既**

**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塩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傳實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

**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克皆重之。然天資詭詐。昌進與蔡確謀立岐王。事既**

**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童惇。言大皇太后及吳克有異議。賴確擁護**

**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首。奏乞尊崇宋太妃。帝生母也。為高氏異日**

**計。太后怒。出知隨州。**

張時泰曰

保甲團教法。田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



謝表  
光漢四書  
未除

國事今以  
屬公  
廣司馬光  
許來肩輿  
入朝謝表  
中國相司  
馬

哲宗知所  
先務  
詳定役法  
事易成  
法相因則  
事易成  
三代兵農

聖人復起  
不能易  
免役之法  
實大類此  
役法可顧  
不可差

差役當熟  
講踐行

蔡京獨如  
約

綱以司馬光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按史畧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  
二作相矣鑑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  
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  
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廣義哲宗初政即罷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去  
和勿疑哲宗其度幾矣  
詳定役法免役法每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  
者尤甚特初免役雖均數顧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承賦言於光曰差役  
得一意田賦實解前日困弊故群議難起意不欲變魚車言於光曰差役  
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  
患差役之害民嘗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緣此為奸此二害輕  
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

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邇以來  
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  
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  
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  
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  
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純仁  
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  
延眾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詭說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  
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請政事堂曰光光喜  
曰使人人奉法如公何不可之有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

温公改過  
不吝  
萬世孝者  
之師  
問司馬光  
王差役王  
安石王權  
役二役得  
失何如

廣義温公一聞蘇軾范純仁之論而即謝之可謂改過不吝而為萬世

吳氏中曰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

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  
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額役之法行民  
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判  
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判之數散  
而不斂則樂於雇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廢也

丁南湖曰蔡京知開封府所作者二事而終身竄謫之謀即此可以槩

功一也及司馬光秉政即復差役法以致光之喜二也夫附確者其所  
習附光者其所勉習為小人則其惡齊勉從君子則其惡掩此京之至  
能領末與

袁了凡曰王荆公急行新法一時舊臣宿老皆出力與之爭而公亦怏

改新法而顧役一事蘇文忠范忠宣皆以為可毋變公不為動而蔡京  
獨如限畫改畿縣之額役公大悅之二公皆君子平生不悅穀色不愛  
官爵同而柔曼之情脂膏之態二公皆浸淫入之而不自覺而卒皆為  
所賣昔堯之治而曰難王人孔子告顏淵為邦而必曰遠使人吁豈苟  
哉然

中書使  
取旨之地

綱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靖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呂元豐管制行  
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  
乃詔事于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蘇軾至言

綱論節縮李定罪放于滁州○綱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繼御史呂陶劾  
司農少卿范子淵備是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筭遂  
出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

擬求以程  
願為崇政  
殿說書謝

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以王道為  
心

綱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願願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

需者高瞻

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  
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

士類有所  
矜式

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

九周監南  
卷之三十一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太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哲宗以故沃之任待

張時泰曰

臣相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事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萬世軾安得而侮哉綱目書曰召程頤為宗政說書雖其文無美辭實足以見哲宗宗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哲宗以故

王安石空縑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復強悻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眾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布字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哲宗以故

此法終不可罷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哲宗以故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哲宗以故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哲宗以故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哲宗以故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哲宗以故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哲宗以故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此法終不可罷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

實也

哲宗以故

罷助役復差役



莫已若此所以拂天下之心而息且毀者叢集焉以利其敗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吾以一身處於廟堂之上而散處於天下者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故因以滋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豈非理勢之所必至耶。

袁了凡曰讀荆公知人論公其有感於是乎然予以公之自知曾不知濟貧以廉者與平生絕無般色之者而從其妻斥逐婦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為卓然欲後三代之政而卒以誤國殄民宋社幾屋公之齊伎以直與呼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其受惠卿之姦以誤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以其姦誤天下故曰知人者哲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亦豈易耶。

擬宋以古  
公若為尚  
書若僕射  
謝表  
歲宋以彥  
傅平章軍  
國重事班  
宰相上謝  
表  
彥博伯德  
元老  
司馬光請  
明行

擬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身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

勵天下使  
敦士行

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君臣兩無  
所歎

周靜軒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德行而無文藝是為有質無文固不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今而舉經明行脩之士則其既明經而又脩行是乃本末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持司馬光為用請立是科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歎矣。

韓維四思  
之對何如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在嵩山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子孫觀德  
而成  
擬宋程頤  
脩定學制  
進呈表  
李校札兼  
相先之地

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目願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改試為

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鮮額以去利誘首繁文以專委任勳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綱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建州今福建建寧府繼以蘇轍王觀

劉摯歷數其奸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箭之

智詣事宰輔同升朝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

書首建書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

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

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窟天下

傳誦稱快焉綱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

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

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若曰

今除惡未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

天下傳誦稱快

治道去其大甚

人材宜使自新

擬求司馬光上十科

奏立十科

如

為政得人

皇慶稷契

各守一官

林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綱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綱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皇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取士應侍從以上毋歲於十科舉二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大臣以得人為務心即古人爭君之心

張時泰曰綱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匪爾其人爾惟不任蓋欲大

匪人為慮蓋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

以呂大臨為尚書左丞。○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公為相八年。○時兩宮

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畜書夜。病革不復自

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大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

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薨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送者如

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畫其像。印鵞之。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

少至老。語未嘗妄。其誠乎。安世問其所以終身行之者。光曰。自言吾無過

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

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

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

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

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欲使錢者事也。而欲興作

患不足者。情也。苟不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錢。變置之事。是以

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

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

是則廢罷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

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也。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

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始知天下之餘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

於前矣。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再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戔。司使者。十有七八

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

散况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

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覺然後竟如

其慮矣。

史臣斷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口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克終治。惜哉。嘗曰。畏官變映。雖深山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袁了凡曰。群僚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光若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知道。便是皇變。稷契。惟不知道。故於政事未善也。史詆畏反覆。誠反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覆人也。然後評光。豈妄下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誠實。亦只

甲仲游與  
司馬光書

是天資。學則全不知。謂不知學。即不知道矣。或問君實。晦叔他日大用

十月三遷  
清要

奇才奇才  
徵金蓮燭  
送歸院  
畢仲若貶  
書戒蘇軾  
擬宋以蘇  
軾為翰林  
李士謝表  
抱石救溺

當何如歸規公曰小偏規模小雖規公固不以政事許之矣紹聖之紛  
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耶  
綱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自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  
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鎮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  
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  
以遽至此對曰曹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  
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  
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  
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  
時政畢仲若與之書曰夫言語文章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載於  
賦頌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木畏于文是其所  
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家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  
已抱石以救溺○冬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  
也軾不能從○賜冬十月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  
田百畝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  
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命坐賜燭  
徵金蓮燭  
送歸院  
畢仲若貶  
書戒蘇軾  
擬宋以蘇  
軾為翰林  
李士謝表  
抱石救溺  
表  
時人以此  
呂誨包拯  
范鎮字本  
六經  
契丹高麗  
傳其父  
范鎮震然  
如山  
光錫易地  
皆然

綱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自摯為中丞數月彈  
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  
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和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  
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綱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曰  
吾所欲為者君實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  
已為之何用復出  
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  
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字  
范鎮  
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輕  
馬援傳居前不  
不能令人軒言  
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震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  
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了九經... 卷三十一

禁用王氏遼大安三年。夏崇宗。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

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于進。精熟者輒

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

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取王氏。蔡文禁。毋得引

用王氏字說。廣義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實習焉者也。今呂公著然禁。正和說。若葉老轉。而得漁合也。當時學者。一何幸焉。

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而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不知非。尚不作於其心。害於其身。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於科

舉。革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故持書予。

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英漸熱。只乞就

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

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

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刑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

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

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

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

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

青經筵。

袁了凡曰程頤在經筵。聞上在宮中。起行激水。必避螻蟻。他日請曰。有下幸甚。韓維進讀三朝實訓。因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螻蟻。避而過之。比勅左右勿踐此。亦仁術也。願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等請獎導其君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及百姓。皆崇崇孟氏之家法焉。

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自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綱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

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

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尚儒重道之盛美

天下重任

惟宰相經

筵

青德成就

才員經筵

師道高介

有節

同益南

丁南湖曰：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故有徐州教。贈竟不敢出，且不敢章惇之願見，不服趙挺之之編裘而東死。史氏不以傳之卓行，顯以傳之文苑，是安乎待師道矣。

復賢良方正等科。○蘇軾七月韓維罷。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侮玩，方司馬

經筵多用古禮，程頤以禮法自持。

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狂死而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軾館職策問謗訕，軾

臺諫屬至公

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拘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請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

元祐三黨

呂大防范祖禹不立

黨

劉宗愈進

論君子無

黨

何人輔之

若何人而

當時無黨

與不立黨

者又何人

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顛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自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劉宗愈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

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拮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文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願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拆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

同党自分  
為三  
方春不可  
種順為李  
者所宗  
後上珠  
朔党自守  
之兵  
若党應敵  
之兵

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願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試為首。則異於是。試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之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矣。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顯為學者。所宗。然族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願而惟已之尊乎。不異已。而惟願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幸我子貢。為說辭。若執是也。冉牛。顏淵。善言德行。若願是也。譬之入山。採玉。入海。採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乃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於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試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之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隣之兵也。其不避有在矣。

**安瓊山曰**

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也。一旦伸於外。屈之餘。猶恐不足以勝之。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此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為已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救正。何哉。

○**綱**罷右司諫賈易。○**綱**時易劾呂陶黨。○**綱**兄弟語侵文彥博。○**綱**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綱**呂公著解之。乃止。○**綱**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

公者仁者  
之勇  
哲宗有志  
于民  
擬宋以呂  
公著為同  
空同平章  
軍國事謝  
表  
三公平章  
軍國事者  
四人  
常安民貽  
公著其自  
猶良醫之  
視疾

人主輕默言者。○**綱**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綱**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綱**夏乾。春正月。復置廣惠倉。○**綱**義。哲宗恩及無。於民也。○**綱**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綱**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綱**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天下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雷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釐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

前世已然  
之禍  
孤棟巨石

九

宋哲宗三十一卷

人愛虎寡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撻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一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數十人而制一虎  
公著得書默然  
安民行薛李相之處  
純仁務以博大開上  
意諸巨同心戮力  
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撻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一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評浩曰公著繼溫公相而蓋察熙豐之法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窺間車之覆擇小人也自遠之拔正士而用之宜不俟終日矣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自隗而始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庶亦因類而進而拔茅連茹之象可幾熙豐小人履霜之水無由至也然得善默然未聞其有薦拔之語何耶

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自大防朴厚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辭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和正各以類分彥博

飛語指為朋黨

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九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

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

萬四千六百五十二戶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

已巳四年順天義治平三年春二月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那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閱久之帝亦悲感即請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自幼講學即以治

以治心養性為本

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穀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自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公著量宏而學粹



殺然不可  
可奪

駝各一詣  
長若即廢

分經義詩  
賦為兩科

取士高田先  
德行  
百王不易  
之法

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  
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  
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嚴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  
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者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各每不自勝一  
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三月胡宗愈免  
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  
以試士罷明法科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一以詩賦為兩科  
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  
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  
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  
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簿非所以長育人材  
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之利器治

張時泰曰人才之有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諸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  
若安石以私學而取士則其規矩繩墨以正梓材也焉往而不可裁乃  
可哉

輔佐德業  
致太平  
人至正心  
修身之要

綱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  
不學繫他日治亂知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  
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又上疏論  
人至正心修身之要又言察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

君德備否  
所係

張時泰曰諫議詳官乃天下治亂君德脩否之所繫者也書曰以范祖  
禹為諫議大夫兼侍講雖曰文無美辭而其得人之美自在  
其中矣

蔡確賦車  
蓋亭時  
御執山也  
一宜即

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  
蓋亭安州今德安府車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矯七名臣郝誕山忠言直節上  
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賜  
知漢陽軍陽府吳處厚  
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

此路荆棘  
七十年

聖朝宜務  
寬厚

不勳宜為  
將來法  
此事甚不  
可開端  
大臣當知  
因本

之中書東朝指太后却處後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襲父爵為魏山公上  
無功不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真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  
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  
開之恐自不免乃免確安置新州今肇慶府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箠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幾卒

豆瓊山曰按即伯溫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姦和殺之死地顧  
確至謂其有朋奸之心焉呼元祐所以變為紹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  
一時所謂貧人君子者亦未嘗無罪也愚故舉安世一事可以因類推矣

方昆山曰元祐之去小人也呂正獻范仲宣主之寬大和緩而不快乎  
私忿害忠卿之貶則曰錄人之過不宜大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  
不可開端或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怒已積可為至愛一貧溫  
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劉安世等於惡地  
貶韓維王觀范純禮呂希哲於遠州甯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秋之難

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則  
言有紹聖之禍哉

袁了凡曰張南軒稱范文正公為本朝第一人范忠宣不能及也又云  
列以不當開此路是計一已利害也若溫公則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豈復計一已利害哉予以事不可以一律論方同列執議各憑意氣不  
相下不可純以義理諷也變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文正公之救晁仲約  
富文忠且有他日王上手滑吾輩不能自免之語况忠宣於劉摯呂大  
防諸人乎

綱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韓琦之子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綱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太祖太宗真宗之訓也○綱十一月以孫固知樞  
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綱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  
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  
勸進德愛身及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  
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悉則誠  
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嚴宋以范  
祖禹為精  
於學士謝  
表  
擬宋御還  
英殿讀三  
朝寶訓賀  
表  
祖禹安世  
疏勸進德  
愛身  
亦足為先  
事之戒

綱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韓琦之子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綱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太祖太宗真宗之訓也○綱十一月以孫固知樞  
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綱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  
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  
勸進德愛身及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  
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悉則誠  
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鑑庚午五年遼大安六年○夏乾春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段盧

米脂浮圖安疆四若還之段盧米脂浮圖皆見前安

綱太師文彥博致仕自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來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

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亦不能力致仕令有

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遣使即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

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路公也和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

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

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張時泰曰路公以太師致仕復詔起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

綱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

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

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堯俞言司馬光之清節孫公

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綱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和說以搖在位范純仁呂大防

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

君子必敗向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

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

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筮

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

理調停之說遂已

綱辛未六年遼大安七年○夏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

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自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

蘇轍諫調

停

君子以身

重義

二相欲用

調停

以愛親之

傳堯俞確

孫公淳德

精練少年

不如

專門名家

有不逮

天下異人

心即伊尹

之心

人當以聖

賢為師

賢為師

賢為師

賢為師

賢為師

賢為師

轍以文學自負  
王右叟正諫無隱

聖學當辨邪正

皆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謝表  
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鑑**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袁了凡曰**：朱文公極貶蘇氏，以為未敗露之。王安石今議者多過之。比見孫升在元祐初常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

晉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及第蘇轍為尚書右丞，除命始下，右司諫王康國極力抵之，則當時已有公論。非文公一人之言也。

**鑑**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鑑**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丘瓊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所

宋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乎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至不同，繫身求去。譬如行舟馬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為國乎，為己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耶。

豐稷講無  
送終篇

**鑑**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日用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上丁者，下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焉，金帛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建小學于京師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為眾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

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

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

后怒。罷觀與君錫。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穎州。尋改知揚州。

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怵。威誘與呂大防

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

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及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駭之曰。

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

為黨。亦罷知亳州。廣義劉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其於包荒之量有愧焉。○鑑行觀天曆。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堯俞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

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

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

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堯俞字也。畏焉。雍曰。欽之

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

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丁南湖曰。正直之士。多務矯激。此所以被禍獨慘。身名罕全也。予觀王

及元祐。躬身名俱全。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和德也。

王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

辭。遂差管勾崇福宮。願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願入朝。恐不肯

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願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

公著。豈欺罔者邪。但慕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

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鑑四月立孟氏為皇后。后。若州人。馬

經術行義  
天下共和  
勸講有補  
聖明

三德人所  
難兼  
欽之是為  
難兼  
傅侍郎清  
直一節不  
變  
金玉君子

劉摯不為  
威怵利誘  
去惡  
劉摯忠義  
自奮  
遇人不設  
城府

劉摯之罷  
實大防為  
之也。若大  
防者其於  
包荒之量  
有愧焉。

堯俞  
遇人不設  
城府。人不  
忍欺。

正直之士  
多務矯激  
此所以被  
禍獨慘。

身名罕全  
也。予觀王  
及元祐。躬  
身名俱全。

史以四公  
同傳。其知  
人和德也。

后。若州人  
馬

得賢內助  
非細事

蘇頌器局  
宏遠

梁肅以引  
按人物為  
意  
桃李乘時  
而發  
桃李不何

之孫閣門祗候。帝年益壯，大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至是，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迎使，發冊使告期，使納成使，納冊為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耳。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軾為門下侍郎，范伯祿為

中書侍郎，梁肅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蘇頌器局宏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虞，邀力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三月蘇頌范伯祿罷。○六月梁肅罷。

肅自朝一以引按人物為意，嘗作薦賢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肅笑曰：肅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

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肅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肅具奏訪人材可大

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固任舊人中堅正純

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

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

綏賢及視事。呂大防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

可用，乃止。○九月大皇太后高氏崩，宣仁初，大皇太后不豫，呂大

防范純仁等問疾，大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

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

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

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按史略：太后至公御天下，當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遼主戒臣下令勿生事疆場。曰：南朝蓋行仁宗之政矣。

更臣斷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

二人實行  
七望  
諫官當用  
正人

全家家別  
用一番人

南朝蓋行  
仁宗之政

女中在堂

九國益甫

天香宗三十一

十一

天下人心  
公論

**呂氏中曰**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  
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  
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  
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雇  
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  
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獎而  
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  
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  
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致  
而為紛紛也

**綱**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時中外洶洶人懷顧  
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  
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  
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  
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問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  
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

范祖禹經  
世之文

新賦附名

毀早

二公先見

之明

二公忠貫

日月

仲淹可謂  
忠臣

純仁有時

誤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  
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  
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  
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  
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廣義范蘇二公之疏可謂先  
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後時小彙征而人說輟而貽禍徽宗者皆哲宗  
有以致之也書曰啟祐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綱**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  
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蓋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蓋子道  
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  
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時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  
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  
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帝不

仁宗監南

宋五宗三十一

九

揚畏首級  
大防  
神宗更法  
以垂萬世  
講求成紹  
沐之道

納○鑑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  
鑑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  
畏為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畏與大防相反自謂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  
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  
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

丁南湖曰

紹聖之法必先其首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惇等  
故本傳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天下目為三變然予觀其  
每一變之中終附于甲即叛而乙繼附于丙又叛而反之丁豈肯三  
變已也傾危反覆周旋不窮在當時則雖曾布蔡卞之奸邪而亦厭其  
行在前代則雖張儼蘇軾之縱橫而莫比其術世之沴氣所鍾有斯人

綱甲戌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夏  
天祐民安四年

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

甫為尚書左丞鑑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

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

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鑑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

五瓊山曰

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說不報楊畏之言即入宋  
之理影響如是天  
變果不足畏哉

綱呂大防罷○鑑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

鑑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祖禹遂乞即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文必

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蔡之時事言簡而當

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綱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城元祐諸臣因極力詆之且論內  
侍陳衍以推宣仁后至此為呂武云

綱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

鑑詔改元會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許浩曰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致改明肅之

所以日趨于治而紹聖之後哲宗乃敢收宣仁之政于親政之初此豈祐所

景祐所以日治



天子待公  
為政  
童惇先時  
為光之

鑑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鑑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中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若果爾，將失天下之望，不察其心，徒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亦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廣義當章惇赴召之時，因陳瓘之謹言而絕其醜類，改行從善，以輔

王敬所曰

宋自安石秉政，未嘗無小人，然猶君子正論相雜，乎其間，故之毒國柄一入其手，則竄逐追迫，殆無虛日，而士氣索矣。然余猶怪之，漢唐小人得志，不過在竊權受賄之間，而宋之小人則特欲秉國鈞，改制度，起邊功，流毒于天下，一可怪也。漢唐小人安心為不善，而其言亦直以為利爾矣。而宋之小人必欲傳會經義，比跡聖人言利，則宗周官紹述則主大孝，使人主惑之，終身不辨，一可怪也。漢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以勢力驅使人，或從之，非必心相比也。宋之奸臣乃能心孚意結，率數十相比，方元祐之末，惠卿、章惇皆遠竄在外，猶能以其說播朝廷，聞宮禁一人得志，即反覆之間，排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嗚呼！君

權不立，則君子務為自完，君權不立，則刑法太弛，務為自完，則老如葉回，讓禍以至於斯卒之君，權以貽其臣，而自完者卒以羸死，相繼以至，于亡也，豈不大可哀也哉！

材希即筆于地

綱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同希赴成都過關，惇欲使典書誥，還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稱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檄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綱復免役法。○綱以蔡卞為國史脩撰。

綱聞月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自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綱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綱罷制科置宏詞科。

綱劉奉世罷，自奉世敬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

內省不愧  
士大夫公  
論

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意停用事力之外。乃出知成德軍。

此非盛德  
事

論天下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停祭。下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屍。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自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公議  
蘇頌知君  
臣之義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師。帝納之。友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惠卿希聖  
望京

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豐黔州。卞王安石婿也。以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

策書

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但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遼壽隆元年。○夏。天祐民安五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感定策功。○監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

安民劾章  
惇專國植  
黨  
安民首發  
蔡京姦印

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

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托他事。貶安民監滁州酒稅。

**張時泰曰**君子處於群和之中。因當以明哲保身為賢。然而安民言官也。鳥可以例論哉。故極言群小之惡。而不顧者。是其死藏之宜也。安民其賢矣乎。

**丁南湖曰**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會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百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不謂任重道遠之君子耶。

**右司諫張商英有罪免**。英黨惇以攻安黨。遂免。不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如劉

安泰不能如劉奉世

**十一月安壽罷**。章惇怨之。故也。**嚴義**。罷不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如劉

**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此數人當終身勿徒。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罪。奏章惇大怒。故也。

**丙子三年**。遼壽隆二年。○夏。春正月。韓忠彥罷。○**謫秋七月安置元祐**

**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宮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又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媵行。

罷內庭章惇蔡京怨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媪指媵好故也。○**謫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室。

時劉媵好情。罷不禮于后。后閨中不能平。因成隙。會宮中為后禱。向事。聞媵陰附劉媵好。與媵好。內侍神陶。媵廢之。

**丁南湖曰**。罪元祐力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三綱盡廢。而金狄之難。萌徽。欲之禍兆矣。哲宗何哲之有。

**綱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安石及為司業。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

**謫丁丑四年**。遼壽隆三年。○夏。春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

**巖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罪。惡至深。遂追貶之。○**綱復罷春秋科**。

**綱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蔡卞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

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天下惜之。○**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

嫁怨以激。○**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徙賓州**。○**綱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今惠州。范祖禹自賓州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就道

八年始

就道

就道

就道

就道

就道

就道

有愧生不  
皆無愧死

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  
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跡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後  
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  
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  
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童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  
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童惇為之哉

滿公名聞  
四夷

果斯有大  
臣風  
馬光故也

五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苦接物謙下尊德樂善惟恐不及立  
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商英言  
恩賜附司馬光故也○馬光故也黜閹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時童惇蔡下同肆羅織貶謫元  
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本朝治道  
遠過漢唐

按元祐中帝御迹漢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  
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  
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  
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  
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中至多尚  
葉修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  
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宗祖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刑惟本朝陛下有  
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  
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聖人孝得  
于天性  
聖人之孝  
無少長

三月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童惇議遣呂  
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  
不治惇志不快於是蹇序辰請編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攜義同拾  
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脫網者矣下黨薛昂林自又之致資治  
通鑑板大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謂  
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議  
沮還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火入鹽里

四月追貶元璽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並其有廢  
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為崇政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明附司馬光也

宋史斷曰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鹽里乃賊在君側之兆  
今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為垂象以明之哉

程頤

十一月編管元祐諸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  
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

得秦璽

惡相齊削籍貶浩○綱復立市易法○綱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在德不在

綱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段義於河南  
印光熙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王孫滿對楚子曰  
秦京等辯京以為寶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璽在德不在

在德不在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籃田王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撰文以魚鳥篆  
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王莽篡位元后初不  
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璽孫堅得於城  
南縣宮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扇際曰

大魏受漢傳國之璽

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于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于石勒殺  
魏取璽再閱石氏置璽于荆閔死國亂謝尚引兵入荆助守因給得  
璽懷以歸向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帝為白晷天  
子晉蓋耻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璽不在晉帝為白晷天  
璽對為慕容燕所取璽或嘗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璽所併而璽  
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為之曰五胡次序無汝恙名璽已送晉不  
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璽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亡矣謂晉果給得之  
於魏則傳宋齊梁而後景取之景取之景取之景取之景取之景取之  
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傳唐唐傳宋梁亡歸于後唐  
建德取之建德見檢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宋梁亡歸于後唐  
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曾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  
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曾之璽又未知  
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唐矣後唐廢帝與璽俱焚繼之者  
石晉晉出帝重寶獻於太宗德昭謂德昭曰昔璽已焚今璽先帝所為  
也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者存者直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寶  
降遼之日秦璽之毀於火也灼然著于人口耳矣晉宗蔡京而能  
復得之於咸陽豈璽之所存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  
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  
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乎嘗觀秦始皇傳國其言者於璽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假令晉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  
世絕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坐怨遂錮元祐宰執劉摯梁

壽子孫于嶺南進祭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京覲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  
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承轄京不可  
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取奏燭於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日  
復起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  
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  
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奏就燭焚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  
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  
綱七月再策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自初章惇怨祖禹安世  
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屬高州府  
安世于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實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

賈陞不是過

柳浩諫立劉妃

所思

畫活以武節相激厉

甲書責節

前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  
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

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數十  
萬言開陳治道辯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曹道陸贄不是過也

綱已卯遼壽隆五年秋八月壬戌昭生九月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  
竄右正言柳浩于新州屬遼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  
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

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  
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童躄躄若有所思因

附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勒停屬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  
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乙酉益甫

浩母以此全  
自滿  
士所當為  
未止此  
太夫人素  
志

問以家事  
不答  
曾誕三以  
善勤郭浩  
玉山主人  
對答問  
郭正言孤  
忠勁節  
郭正言人  
所難能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自浩浩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選者以聞，遂請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后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訛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侯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張時泰曰

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然郭正言孤忠勁節，固人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禍之所以易招歟。

丁南湖曰

章惇獨相，羅織大獄，威傾四海。郭公所言，每觸惇忌，仍劾其不忠之罪，未報而即諫，帝立劉后，及復曲折極人所難能。

謂古忠臣且物除諫官，入白其母，明勉以盡忠，果如母命。是謂古孝子。又與田畫王回會，則交遊切刺道義，成此忠孝，是謂古良友。于公其無愧乎。

袁了凡曰

劉元城初為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廼供職。郭浩除諫官，唐璘拜監察御史，避不肯詣闕。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遂就職。郭宗時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為大人累。母曰：汝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乃就我諫官。御史我雄地，後人以為顯身榮親。三公顧以為親憂，不欲虛人官。我矣。後元城論胡宗憲，至二十四章論章惇，十九章歷述遺遠，瀆那公諫，歷孟后得編管，璘首論，韓侂胄行簡，肯不負乃我者。

司  
二蔡二惇  
之謹

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  
○監皇子重茂卒。○監冬十一月，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  
監庚辰三年，逾壽隆六年，夏永安二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

元祐庶幾  
仁宗

史臣贊曰：哲宗以幼冲踐作，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能青苗復仁宗，奈何熙豐舊奸屏去未盡，已而謀藥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良善，馴至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予可惜哉。  
呂氏中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救遺而諸賢無宗，王光薨於今日黨論。

元祐以君子攻君子明道扁過

元祐轉為善人天地之紀

忠彥守家法魏公可謂不死

韓忠彥陳四事

治亂安危所繫

召陳堯叟浩為左右正言

何為不可復用徽宗取郭浩既往之善

陳堯叟論國是

安石借以

則兆於明日天信寇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昌大防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于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繼于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悼中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臣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綱諸正人朱全忠李順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鑑皇弟端王偕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太后神宗

○綱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綱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

○綱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左丞鑑忠茂入對陳四事曰廣仁

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

廣義忠彥之陳四事何其切中時病哉呼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死矣

○綱二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女為公主

○綱詔求直言以四月朔日當食故也○綱筠州推官畢鷟上書曰方今政令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司馬光忠

信直諒聞于草夷雖古名臣不能遠過如童惇但詐兇險天下呼曰惇賊

惟聖明辯之且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効效邪門下不駁詔

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

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之帝覽稱善以為相州教授

○綱召龔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瑾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

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

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瑾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

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綱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綱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綱陳瑾上書論國是

○綱更臣斷曰國是之說始於孫叔敖其言曰湯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取舍者為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為國是蓋借叔敖之言以



文其奸

文其奸耳。自是京下輩。祖述其說。以箝天下之口。行一己之私。遂至宗社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衆人以爲是，則謂國是也。因時隨事，擇其可否，權其輕重，而必原於天理之正。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乎。故不必立爲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同也。

○繼以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將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知公先朝

○繼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都。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

言事忠直

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

虛相位以

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

庶幾日間

大學士，中太之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論嘉謀

忠告

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

純仁得一

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

爲文如行

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

雲流水

弟轍，字子師，父洵，泉。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足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

蘇軾以愛君爲本，蘇軾忠規謹論

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謹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薛方山曰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改之荆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行爲于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而非庸衆人所及。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又齊之以通融者，若其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瞻爲然哉。特以叔孫通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爲之說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尺寸之朽，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之法也。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自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初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盧東元曰

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溫口向太后，於孟氏爲姑，叔不可復

童昏壞我名節

同監南

天子無所不臣

為人上者以格致為先務

重厚在下術中蔡下際不啟齒

詔追復元祐宰相

嫂姑獨不可復歸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于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為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為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受爾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于禮而必假母后以塞眾口者乎厥後姦臣倡和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為人所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為先務乎

袁了凡曰元豐末欲改王安石新法議者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眾議乃定元祐末有旨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說者謂叔無復嫂之禮邵伯温曰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皇

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乎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曰子之說得之矣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懼兩公决然一言訂訛决惑斷而行曰母改子非子改父曰姑命婦非叔復嫂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禮也

綱蔡有罪免曰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重厚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厚輕率不思而曰深阻寡言議論之際厚毅然主持下或際不啟齒一時論者以為厚迹易明下心難覓至是龔夬論厚下之惡其乃免

綱詔追復元祐宰相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

十三人官

綱六月朔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為誣定策之罪也

綱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丁童之敗一律

程願不仕已决

綱十月復以程願判西京國子監願既受命即謂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願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綱安惇蹇辰序有罪除名

綱廣義宋之中華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曰放惇于潭州是尚為能當其罪也

綱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綱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自布初附重厚凡

曾華勸兄  
引用善人

二京足少  
兼二人

高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鑑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曾  
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下復  
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  
往往首前日事惇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  
慟哭異時惇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唐荆川曰衰亂之世則兄弟相戒以免禍此聖人所以錄小宛之詩也  
王安國之諫安石筆之諫會布可謂得此詩之義矣然周  
公為弟而不能化管叔則  
二子雖賢其如兄之惡何

鑑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進焉  
綱置春秋博士○綱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綱遼卒直攻阿疎城取之

徽宗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大臣與皇太后  
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虜○帝性机巧多枝葉不脛  
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乘机而起後雖討平反  
復不省信任姦邪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為金人所欺大舉入寇擄  
帝北行殂于  
五國城哀哉

滄星燭地

建中靖國元年遼延禧乾統元年  
夏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星抵

伯西言星

天心仁愛  
為戒

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  
在傍注伯西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  
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曰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  
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  
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  
散而為白而白王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  
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亞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  
變為休祥矣

先臣所以  
教子

綱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國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  
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辯明宣仁  
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

世濟忠直  
平生所學  
二字一生  
用不盡  
不患不至  
聖賢地位

厚然有仲  
卷之風

伯兩幼童  
惇

南朝備用  
此人

資以事君者也。純仁卒，年七十五，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嚴色加人，諠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善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王儼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綱** 皇太后向氏崩，**綱** 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

**綱** 二月，貶童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先是，左正言任伯兩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輟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此，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

為童丞相  
幾破我家  
半歲上百  
八疏  
少默即為  
真

剛勁不撓  
君子

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續貂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童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等復極論之。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也。民至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止。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童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綱** 罷權給事中任伯兩，**綱** 初，伯兩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兩論益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兩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參考唐德宗信用盧杞，楊炎專事苛刻，重役于民，宋世等謀叛，進逼京師，帝幸奉天及梁州以避之。

**張時泰曰**：伯兩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兩為度支員外，即而其綱則歸之徽宗者，命令出于臣，徽宗不得不任其責也。

定元豐而非元祐  
宣仁一時  
潤色

純禮沉毅  
剛正

范公有愧  
二而

江公望上

綱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自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今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主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諂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穎昌府

張時泰曰純禮大臣也於其罷而分注謂之誣者何邪蓋徽宗初政乃宗又不能下其為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幾范公其有鬼焉

綱罷左司諫江公望自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臣

陳瓘議論  
務存大體  
曾布使客  
告以將即  
真  
投書以央  
去就

其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佞人而黜之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今若渝之桀皇天后土何後竟罷之○綱罷權給事中陳瓘曰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又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景曰我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罰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快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廣義

袁了凡曰傳堯俞除御史中丞上言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請極其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鎮知諫院曰伺大亦耻之不願景仁為也程顥召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神贊朝廷則可使撥拾臣正短長以法直名則不能神宗嘆為得體陳瓘為左司諫言云言者不當以淺近見聞惑主聰明况以許為忠無補於時天傷

復召蔡京  
為翰林學士

忠彥能繼  
父志

獻愛莫助  
面

治體乎。此六公之言。識體要矣。當拈出之。以備風憲忠告。

十一月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順旨得幸。詔

三吳。今蘇潤湖。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

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

綱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自洵武子也。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

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

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

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帝。以圖

示溫益。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

矣。按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即官館閣。學

在咸。壬午。遼乾統二年。春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宋史斷曰

有功臣配享。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太宗以趙普

神宗蔡確。配享哲宗。夫以安石之邪。凶于而國。固不必論。確之為人

之惡。朋邪害正。滅德作威。基黨獄于元豐。垂汚名于紹聖。諂之猶未

快人意。况尊崇之乎。徽宗不明。於是乃信讒誦之言。遂以蔡確配享哲

宗廟庭。嗟乎。此豈惟不協。公論亦必胎於將來矣。

綱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綱三月召宦者童貫。製御器于杭州。童貫置局于杭州。造

綱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自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彥之士。張廷

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君錫。張燾。民等皆告

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呂材。右正言王能甫。附

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綱復追貶元祐黨人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綱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陸佃罷。詔元祐并元符

擬宋以孔  
鯉為泗水  
侯。孔伋為  
沂水侯。子  
孫謝表  
忠彥進用  
忠彥之上  
臺諫稱為  
得人

人材當以  
資歷序進  
病愈使之  
駟射

正人國之  
元氣

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  
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二十二人子弟無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  
持論近恕每欲察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材無大相遠當以資歷  
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  
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駟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  
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  
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  
耳遂罷知亳州卒

周德恭曰

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  
氣元氣週絕國能久乎徽宗即位纔二年上書復追取司馬光等四  
四人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  
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群姦肆虐罔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排之  
其禍少息見於刑刑遂為罷出可勝惜哉

繼追封商逸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綱閏六月曾布免繼初

上逐父兄  
之志

不當置安  
石于蔡京  
之下

作得准丁  
城都陶

宋朝小人  
自王丁始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堦又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  
私其所親布怒爭辯久之聲色俱厲帝不悅遂出知潤州

○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  
之曰神宗創立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廣義

嗚呼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君  
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周德恭曰

自古小人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  
罷兵無事今蔡京入相請興學貢士回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與君  
子處事何異惜其既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政節易行矣故曰大  
姦似忠大詐似信居之似忠信行之似燕樂未始不為小人也然興學  
貢士作辟雍本為美事作之于敗兵正人之後乃所以訊之爾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繼時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  
為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古良等百二十人

籍許賢為  
奸究  
刻石于端

為姦黨請帝書之刻石于端禮門。

何叔仁曰

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感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  
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汚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  
之在人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孽孽遺刻歷數芳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  
雖其子孫亦可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  
憎之移果可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紀德業無  
聞者居多然類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  
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諂人之致力乃借譽而輸揚豈不信哉

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蠶蠶陳璘等于遠州。時  
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會昌州判官馮解上書言先  
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  
亦不得伸慈婦之恩。於是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併治元符末  
議復后號者。貶韓忠彥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解鴻臚寺主簿。

高世公議

周德恭曰

復廢者甚詞也。孟氏哲宗之后。徽宗之嫂。元會母儀天下。哲  
宗以非義而廢之。含忿既久。徽宗已知其枉。復其後號。此萬  
世之公議也。今因姦黨之言。遂顯復廢之典。正諸名分。豈有臣廢君叔  
廢嫂之義乎。

鄒浩焚諫  
草  
瑾知稱其  
在此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竈鄒浩于昭州。自初浩召自新州  
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瑾  
瑾曰。禍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減。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為  
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子之  
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竈浩于昭州。

毀司馬光  
墓並塗像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元符末。臺諫論已悉。悉以黨事同日貶竄。○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特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蘇轍文集。○盡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頤自涪徙峽。復直  
秘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尊尊愚俗。乃毀  
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自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



君厚張擇  
為之羽翼  
迂居龍門  
李者不心  
及吾門

徽宗不知  
監軍車之  
徽

石工不忍  
刻元祐碑  
海內稱其  
正直  
免構安民  
二字于石  
未  
石工言深  
合道義

或亂眾聽而拜煇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  
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賊韓忠彥等官有差  
胡氏曰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

蓋頌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有長安  
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

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  
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未忍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發明前書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令  
分注載石工之言游合道義知得特行道出于安民萬萬者而反妬害

丁南湖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智微之朝無道甚矣於是何文正以  
一布衣而辨孟后之枉安民以一石工而辨元祐黨碑之非

嗚呼此天理之在人心雖一幸也而公議之在庶人不亦可痛惜哉  
蔡虛齋曰嗚呼朝廷失道道在草茅安民何人斯乃不忍刻元祐碑乞  
後世為而為此舉動耶意安民之為是也迺良心之不容民戚而當特

若相則良心之斷表已久矣有人  
心者聞安民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袁了凡曰蔡京撰元祐姦黨碑詔州縣刻于石石工安民不忍刻司馬  
毀公鑄碑孫舍人君字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辟使莫敢近獨有一

匠氏獨斤而擊未盡碎瘞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綱甲申三年夏貞觀三年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綱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綱宋史斷曰人君之所以尊中國攘夷狄者以其有聖道之存故也今二  
辱配蓋從蔡京之請其耻若猶未也至於政和三年乃追封王安石

石為節王復封其子粵為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其沐猴而衣冠之禮  
又何如哉宜其政亂國亡  
而有身辱虜庭之患也

綱張時泰曰徽宗以安石配享孔子則於孔子固無所玷而於王氏亦無  
所榮而徽宗則從遺萬年之臭也此又讀史者之所當知

綱甲申三年

廿七

漢唐所圖  
者與王之  
業

綱甲申三年

綱甲申三年

廿七

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刺石于朝堂通三百九人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

乙酉四年夏貞觀四年春正月蔡卞罷鑑下處心傾邪一意以婦翁

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

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以誤邊計京於帝

前詆下下求去出知河南○鑑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鑑十月以朱勳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勳密

取折中球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

盛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勳總其事勳指取內

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岩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

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須進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加封識指為御前之

物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災夷

之不速又篙工柁師尚勢貪橫凌輅州縣道路踞以目相視

鑑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中

書侍郎劉達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和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

石刻盤曰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周德恭曰敬宗因坐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

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書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

賢不貴無過而責致過者其以此耳敬宗苟能自是一新舊染遷善戒

惡則何天變不消而人心不待哉惜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

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

蔡京有罪免鑑京懷姦植黨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群賢增脩財

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言因覩帑藏盈溢遂倡

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星變帝悟其

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為太乙宮使

丁南湖曰豐亨豫大易言保治之道也而蔡京倡之以濟其召亂之謀

受莫助之詩言好賢之誠也而洵武圖之以遂其薦姦之計

以婦翁所行詩至前

朱勳領花石綱

取內帑如囊中物

劉達請毀元祐黨人碑石可毀名不可滅

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

倡為豐亨豫大之說

蓋安石附會經義創行新法故其流惡一至此哉

朝廷不可與四夷生

將順

附得自選

此聖德業足以配天

蔡京大為科日之累

綱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自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

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綱策進士蔡疑以阿附得首選頌所對

于天下參考按宋史疑對策有云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即除秘書正字才踰年而待從

○綱安石曰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亦多忠亮雅厚

○綱袁了凡曰蔡疑者開封人以諸生試第揣蔡京日復用遂倡言紹述擢

出見疑云云則省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遂列拜之京之得不欲輩行京之諸子疑方有求於京故也

綱十二月劉逵罷鑪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於是京

黨御史余深論逵專恣出知亳州

何如

○綱丁亥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夏貞觀六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蔡攸為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長子○綱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謂孝友睦淵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即免試

程頤學本於誠一以聖人為節

○綱五月以蔡疑為給事中

○綱九月故直秘閣程頤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

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初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

工伎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

有補爾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

經聖人遺書得孔孟不傳之學

學者多出  
其門  
淵源所漸  
皆名士

李顯才器  
可大任

去得一矜  
字

良佐可謂  
切問近思

程門四先  
生

所交皆天  
下士

游酢資可  
以進道

游酢書業  
所習而學

若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顯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  
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願為伊川先生絢力學不倦願  
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顯  
願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  
顯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諛瞻事有未徹則願有泚嘗與  
願別一年復來見願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願喜曰是子可謂力  
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楊時游酢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  
木場酒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願見之京師謂其資可  
以進道及程顯興扶溝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  
微年長未知學庸力於市閭邑官傳呼聲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  
所致耳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願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願稱  
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焞也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

程願曉得  
二士

大鈞能踐  
履其師說

治道必自  
此始

張載嘆其  
勇不可及

兄弟鳴道  
河海

兄弟一代  
賢人

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辨黨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  
師說而踐履之尤善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  
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綴習  
三代遺文舊制今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周德恭曰此卒故官錄賢也程願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秘閣者  
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矣雖然其學雖  
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  
書之非為程子惜  
而為當時惜也

十一月流大廟齋即方軫于嶺南蓋先是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  
內懷不道專以紹述庶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  
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  
之軫也也唐武后作麗  
今上表者殺之名曰麗  
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  
陛下言哉今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

方軫請誅  
蔡京

方軫千古  
忠義之倡

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帝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之

**廣義**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以虛融薰炙忠良少有違忤遂加貶黜朝廷黜天下悽惶故方軫所以奮不顧身為徽宗陳京賊之罪而請誅之也于時徽宗當大召群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同致去惡之力也夫何徽宗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流毒于軫故綱目書曰流太廟齋即方軫于嶺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也

乾寧軍言黃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乾寧軍清河間府青縣

受八寶于  
大慶殿

戊子二年遼乾統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

大師時得良王上乃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寶之數與受命鎮國通廣義徽宗之作是實無非蔡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寶于咸陽義自見矣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日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

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不可

事不過可  
不可

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

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此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

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綱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

蔡京玉帶綱九月皇后王氏崩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庭廣義徽宗尊禮先聖賢孫可謂光明正大之

自棄者宋徽宗之謂也綱折家父宗之謂也卒戰功最多卷人號折家父

己丑三年遼乾統九年春三月右正言陳禾上疏請重罰貶禾監

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主經臣胥用事綱中丞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側

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

臣怯寵弄權之罪願墜重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衣裾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

此國家安  
危之本  
陳禾引  
帝裾  
正言碎朕  
衣

折家父

光明正大  
之舉

詔孔伋從  
祀孔子

事不過可  
不可

受八寶于  
大慶殿

方軫千古  
忠義之倡

方軫請誅  
蔡京

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帝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之

廣義

乾寧軍言黃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戊子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京

大師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日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

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不可

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

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此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

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四月童貫復洮州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

蔡京玉帶九月皇后王氏崩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庭廣義

自棄者宋徽宗之謂也卒戰功最多卷人號折家父

己丑三年春三月右正言陳禾上疏請重罰貶禾監

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主經臣胥用事

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

臣怯寵弄權之罪願墜重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衣裾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賈等相率前

陳禾先愧 直諫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發明** 人臣以直諫為職。人君以從諫為務。禾引帝裾以畢其說。而徽宗

直諫主陳禾無愧焉。

**丁南胡曰** 諫臣之引帝裾者。從古有二。馬辛毗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

然宋徽宗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隙之明。亦有可取乎。曰漢成

輯朱雲之折檻。亦謂旌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徽欲旌禾。而制

于童貫。為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中書侍郎林慮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慮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

曰：卿誤耶。慮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倍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

滁州。○**綱**五月。流孟珙于遠方。○**綱**時。劾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

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罷之。○**綱**六月。蔡京有罪免。○**綱**時。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

宋有再受 命之象

林慮不識 甄益字

月中有黑 子

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枝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曰：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

鼓舞有若 更生

疑京故罷。○**綱**以何執中為尚書右僕射。大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何執中。中外翫

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姦。國害民。然碌碌常庸。初無過

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

寅緣攀附。執中謹事蔡京。致位二府。固已大幸。遽俾之經體。實元是猶以

蚤負山。莊子曰：其治天下猶涉。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綱**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綱**為起復

**綱**庚寅四年。夏。貞觀九年。○**綱**春正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

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

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綱**二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

雖古賢相 何以加

蔡京何如 人

蔡京致仕 留京師

執中以蚤 負山

執中以蚤 負山

執中以蚤 負山

執中以蚤 負山

執中以蚤 負山

商霖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商英阿附蔡京之徒也其立心操行無以過人特以能立異同故時人稱其賢耳方之蔡京稍優矣是時蔡京既貶國事一付羣僚之人而天意即為之改則知當時天厭京賊之醜蓋可知矣

辛卯政和元年遼天慶六年秋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

張商英罷商英大革弊政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饒幸帝頗憚之何執中耻其出已上調基臣論之遂出知河南府

九月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臣官為上介國無入乎帝謂曰遼聞貫破羌故欲見之

王敬所曰甚哉徽宗之無道也遼破之亂即使宋之力足以圖之亦自耻君子以是知果與遼之俱亡也

冬十月羈管陳瑾于台州先是瑾以忤蔡京貶柳州瑾于正彙

皇

經臣如言以對

陳瑾撰尊彙集

朝廷今取尊彙集

尊彙何得為罪

訟京有動樞東宮迹抗守蔡京執送京師下開封府獄并遣治瑾去冬對壽逼使證其妄瑾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于道蹈瑾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私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瑾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王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大息謂曰主上豈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瑾安置通州瑾嘗撰尊彙集謂紹聖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証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瑾又徙台州何執中令石城知台州欲真瑾以必死械至執瑾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瑾始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今取尊彙集爾瑾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彙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彙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義干

陳確事君  
志誠

童貫以遼  
馬植歸

遼之議

犯名分乎。慙慙損權使退。所以蒼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善。執中怒罷。慙慙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極其處心。發露其情。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廣義** 陳確尚為諫官。其剛介正大人。所難能。羈管而不書其官者。以見非污世可得而罪之也。

**評浩曰** 正彙言京動搖東宮。權守必為國禍之言。而權又為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權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可見權之事君。一惟忠誠。而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於敗亡。非忠大。

**綱**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虜。在順天府西南。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登萊二州名。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圖燕之議始此。

**袁了凡曰** 梁適孫子美崇寧間。任河北都轉運。傾漕計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直。子美市於契丹。契丹用其

和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高位。致不止兩國矣。事具宋史。不甚顯。而所關係甚大。故著之。

任宗言直  
為萬世法

陳顯婦隱  
四明

**綱**壬辰二年。遼大慶二年。夏五月。詔祭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呂氏中曰** 有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自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鑑**六月。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祭京。士民失望。帝怒。故遂歸隱。四明。在寧波府。○**綱**十二月。加童貫太尉。宜加也。

**鑑**癸巳三年。遼天慶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屬撫州府。

**周德恭曰** 前書以安石配享孔子。此又加贈王爵。以秀從祀。抑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德淑後。進而受以至貴之爵。予以尊崇之禮。耶。是則徽宗知有安石。而不知有公議也。凡直書而貶在其中。此類是也。

**鑑**二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子昔號通妙先生。王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人。



授以冊遂毒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時帝方向道術乃至京  
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故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  
語也由是益信之老志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  
得大洞隱書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由是道家之事日與而仔昔恩寵  
寔加朝臣戚  
里蕭綠闕通

詔求道教  
仙經

女直兵始  
滿萬

冬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甲午四年遼天慶四年夏四月閱大學辟雍諸生雅樂

十一月蕭嗣先帥師伐女直敗績于混同江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  
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自是每與女直兵戰輒敗

帝更名曼國號金國號金春正月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

袁了凡曰金史世紀兩女直同出於黑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為勿吉

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  
因此分兩女直而生女直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  
黑水白山是也金始祖起於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直若熟女直鐵  
契丹為契丹熟口久矣

文曰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曰遼以實鐵為號取其  
是國號大金而地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為十九路上海京臨即海  
右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北故名金源建  
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  
國建號取此兩義

大臣不以  
首義相訓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自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  
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特玩好之具湯吾  
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至陳顯不  
賜方士林  
錄奏編

既濟使舟人測其度處不得其底○十月召陳顯為宣和殿學士不至  
主使一人導前乘楫曰馬徑步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

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  
間丐食僧寺苦之及王老志王仔昔寵衰旁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

了凡圖監南

宋徽宗三十一

四五

以靈素對即乃見

地協聖典

鑑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錄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無信道教於是蔡偁倡為異聞以逢迎之謂有休星壁月誇厚乘龍天書雲篆之符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錄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上下亭宇不可勝計皇城上作複道寶錄宮以便齋醮之事復道者別築地為道而不與民庶相雜天子自行其鑑詔祭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其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又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  
廣義徽宗之於玉帝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則其所以崇奉之者不可以有加矣厥後斥辱虜庭號為昏德而死於沙漠者何玉帝之

綱目卷之古之矣

不仁而不一青盼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古之笑臣故推此意以俟

石瓊山曰

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帝者主宰無一物而非天所有無一事而非帝所主故祀之也牲必以犢器必以陶甕席必以藁越蓋以物無足以稱其德者姑以是寓吾誠而已祀之者尚不敢以備物恐或有以藝之兄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漠之表乎其為藝也大矣夫以中材之主而臣下加之以美稱彼且弗然怒知其諛已也孰謂天帝而可以虛誣乎夫君之事天猶臣之事君也臣清乎君必遭君之誅君清乎天安能違天之譴乎是故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天寶於是乎有漁陽之變宋徽宗上玉皇徽號於政和於是乎有黃龍之禍嗚呼可畏也哉

鑑丁酉七年

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夏雍寧三年

春二月幸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講

道經自是每設大齋

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

主道君皇帝

先是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霄帝君欄中華被金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

詳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

劉定之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而其言何謂妖矣未

後之論者謂天啓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徽宗者下  
思之主也經緯齋難之是務設誓坐於林壑素之側聽其朝議媒笑之  
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

**五瓊山曰**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為上帝之元子為中國之帝王  
變稱耶抑或亦方士輩為之言乎堂堂萬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  
方士之冊不為儒教之主而主異端之教不為萬乘之君而為道士之  
君本欲以自尊自大而不知適以自卑自小也

遣馬政使

**金** 遣馬政使  
**使金** 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  
征遼屢破勅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

**發明** 建隆二年女直入貢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元年馬政使金  
書此亦謹始  
慮終之戒也

**閏九月**立周恭帝後以為宣義郎○**閏**十月馬政以金散觀來報書曰  
所請之地今當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約攻遼以  
取燕雲

**遼** 已亥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金天輔  
春三月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  
遼以取燕雲

**宋史** 斷曰 宋約女直夾攻遼真可謂匹夫之見而不知為國之計者也  
之限際窮也今也毀藩離而掩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直之限大遼猶虎狼  
吞噬而至於滅亡者哉夫攻遼之計實出於童貫蔡京彼二賊者止知  
後宋之金愈分金之兵愈集而吾中國禮義之民遂為夷狄之魚肉天  
二賊謀國之罪  
其可勝誅乎哉

左見于京  
李綱勸採  
用直言

**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  
十丈餘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矣變不虛生  
必有感召之望採用直言以答天戒詔賜綱一官與縣去○**閏**九月幸蔡  
京第 帝時乘輕車小童頭幸其第命坐傳觴客用家人禮京謝表有  
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釋予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稚子牽衣  
挽留  
人王當以  
太平為娛

**中秘** 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

靜夜禽獸之聲四徹

曹輔諫微行

君民本以人合

小官何敢論大事

憂國之心

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做折江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  
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  
聲四徹宛若山林波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  
綱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柳州驛輔上疏諫曰聞陛下  
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  
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  
於斯須甚可畏也蚩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  
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  
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  
之官有大小愛君之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  
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  
彼相輔怒遂編管輔柳州自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

開戶草疏

曹輔忠君愛國

乃開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廣義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貶逐則殺宗之繼欲拒諫其直揚黃原叔

綱召楊時為秘書郎鑑時南劍將樂人南劍州名今延平府將樂縣名在延平府城西初舉進士

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今開封許

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持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

尺矣後歷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

之士不遠千里從之將號曰龜山先生龜山在將樂縣北三里會蔡京客張留言于

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

甯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

乃有是命

廣義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李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

龜山先生安在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李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

龜山先生安在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李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

龜山先生安在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李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

龜山先生安在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李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土邪夫何

當置諸左右既名曰召止以為即惜哉且蔡京之於賢人君子非不知不好也特以利欲之私蔽錮已深雖有聖賢在焉警諸泰山時日雷電轟耳而亦不見不聞也今而直抵無可奈何之地始以龜山為薦此可見小人之於天理未嘗有所畏也

**周德恭曰**自立黨禁小人盈朝天下否矣蔡京因張璠之言遂薦楊時革前習聘新事業悉訪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能召時而不改故轍可勝憾哉

**袁了凡曰**然天成則人不取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他日失足處亦在此惟顏子渾然天成則摸稜糊塗矣一鄉皆稱善人馬無所往而不為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執者道義所信者心奚恤哉

**綱庚子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及毒殺允誠遂專用事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欽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廉得其居處過制罪安置楚州安府命下而靈素已死

**綱二月遣趙良嗣如金**議夾取燕雲八月趙良嗣以金勅

父子各立門戶

**綱六月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攸別居賜第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

君臣不辨此

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軋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抑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罪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告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袁了凡曰**漢梁冀夫婦對街為宅梁蔡京父子分立門戶皆人倫之奇事蓋小人於所厚者薄又何所不薄哉

**綱秋九月詔馬政如金報師期及歲幣**先是金主謂良嗣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至是帝報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持示函書致罪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重賈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張時泰曰**徽宗此舉其失有三助叛人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夷狄而有與之盟不義也許夷虜以歲幣不智也矣此三者國本搖矣可不慮哉

**綱冬十月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

徽宗之失有三

九思 五補 三 一 長

梁師成言  
自標榜

梁師成以  
翰墨為己  
任

都人目為  
隱相

御書  
風諫

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更習  
 傲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  
 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  
 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  
 遭點污多直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  
 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附  
 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  
 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子池州今浮安縣建德軍清溪今浮安縣民方臘作亂  
 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眾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  
 發時兵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大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  
 放肅歸田里勳益橫臘因民不忍猶言不忍也陰聚貧之游手之徒以誅勳為  
 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建德軍歛衛杭廬等州後以童貫為江浙宣撫使帥師討臘平之

張時泰曰前蕭以詩諷諫深得古人之意所謂吟咏以諷其上言之者不可罪嚴之者足以戒是也乃朝進諷諫之詩暮承放歸之何歟

十一月以王黼為少保太宰鑿黼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  
 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黼家  
 綱辛丑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夏元德二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  
 石綱○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宋江  
 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家  
 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  
 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  
 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  
 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令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  
 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江才必  
過人

王莽改元  
春

通鑑卷之  
為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睦寇方上言致寇者，蔡宗養寇者，王顯，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劬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王顯。見二入將傾宋室，特以其心有所不忍而為徽宗痛言之。

妖怪  
物

七月黑青，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書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氣之所及，乃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為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初以為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衛，亦有託作過者。二年乃息。

陳人翁洽  
世之人  
天下將有  
賴於公  
陳確剛正

綱九月詔宦者李彥持民田于京東西路。  
綱王寅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夏元德二年。春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確卒。或問游酢以當空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確病使人勉以醫藥，有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勇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陳確有汲  
黯溫造之  
風

陳確剛正，嘗觀古之人，居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亡其國者。確之為人，博洽有謀，剛正不屈，雖非伊周宰輔之器，然其遇事敢言，不避權勢，誠有汲黯溫造之風焉。故確居小官時，章惇以宰相召過確于山陽，訪以當世之務，確以所乘舟為諭，言不可偏重而行，惇又司馬光為奏，謂所當先辨，確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到闕，確召為太學博士，確聞惇與蔡不合，必害正論，遂以婚姻辭。後惇專橫，確曰：章惇前日所為，皆下教之，下以經術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災惑犯房心，確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難，則是遠方之所先知，而陛下所未知也。蔡京請幸靈宮，以奉神宗，詔御而哲宗次之，確言不可者五元符末，呈太后還政，確為右司諫，上言曰：皇太后不待附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鄒浩諫立后事，隨削其藁，確曰：其在茲乎。異時姦人妄出一藁，不可辨矣。後蔡京用事，果為偽說以出之，蔡京將大用確，曰：京不可用，用之則必為

陳璘骨鯁之士

復也。聞者為之懷懼。其討仗。文逆。麟諫。諍。上可以昭明。王禁。下可以  
勇。革。奸。謀。誠。當。時。骨。鯁。之。士。也。使。徽。宗。果。有。圖。治。之。志。優。容。獎。拔。擢。居  
言。路。使。其。摠。忠。無。隱。以。扶。治。道。則。豈。有。花。石。之。運。宮。室。之。侈。燕。雲。之。役。  
而。召。靖。康。之。亂。哉。故。史。臣。既。書。陳。璘。卒。于。楚。州。復。書。劉。安。世。卒。于。後。於  
以。見。徽。宗。不。能。用。賢。而。付。底。底。滅。亡。也。  
噫。學。古。之。筆。請。非。宋。之。良。史。可。乎。

約金攻遼

三月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遼李處溫等以秦晉國王耶律溥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為湘陰王秦表乞附庸于金金人不許

鄭居中力陳不可

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秦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善京曰上獻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京童貫復乞舉兵居中文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決意治兵會問耶律亨自立乃以童貫為撫軍使秦攸副之勒兵十五萬以應命

道之愚何異

廣義今徽宗與金約夾攻遼其與真公微道之愚何異哉後之帝中國者慎勿以手足到懸而冠履反置可也

救恤鄰古金通義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于白溝右河遼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啟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恤鄰古金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統制种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

宋昭諫代遼

六月遼耶律淳死其事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宋昭忠心激烈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黜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敢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此即柳運之料吐蕃

廣義觀夫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心激烈而且有先見之明此即柳運之料吐蕃也何其驗哉綱目大書其官者予之之深也



宋昭力陳  
經國之圖

**周德恭曰**宋昭官非臺諫職非言責不忍素餐之耻力陳經國之圖見  
其無罪也存之足為  
邊并  
天子

存之足為  
邊并  
天子

繼十月高麗王俱卒子楷立先時俱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  
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并女直虎狼耳不  
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愚按

可攻雖高麗遠邦亦知之故因求醫中國而白其事徽宗昏庸若罔聞知  
至於王師再敗中原鼎沸金人大入然後思幸遼州以避其鋒不亦晚乎

**繼趙良嗣如金**報云不  
**繼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  
**繼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雄州  
延慶等至良鄉遼蕭幹率眾求拒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藥師曰幹兵  
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之子光世為  
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蕭后密報蕭幹幹領精兵三千還燕巷戰  
光世渝約不至藥師敗走僅以身免幹分兵斷延慶餉道擄護糧將王瑞

南雄皇如  
在天上

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謂曰聞漢軍一萬壓善境吾帥三倍敵之  
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繼之無遺既言  
乃陰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日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  
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諸  
蓄軍實始盡退保雄州而已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  
**繼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  
**繼金主昫**陷遼燕京遼主淳妻蕭氏出奔天德幸相左企弓等奉表降  
**繼萬歲山成**更名良嶽○**繼戶部**獻今年民數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戶  
口視西漢盛時益有加焉  
**繼癸卯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八月以  
後太宗晟大會元年○夏元德四年春正月以王安中知燕  
山詹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  
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文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  
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

以珠袍金  
盆賜藥師

解所御珠袍及一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

盆分給之○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

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平藥欲作邊鎮不可得也良

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

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接邊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

以詩敵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約約要

求不已良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以遼入舊歲

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

等持誓書來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

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六州之地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詔董貫蔡

攸入燕曲根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

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

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

**在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董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

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

之欲狗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羞

**綱**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

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

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宗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着在今典皇之以

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

法者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

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

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

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蒲英說書

一寸山河  
一寸金  
王黼欲功  
速成

時水以楊  
時為通英  
殿說書

祖宗之法  
著為綱目  
指益一趨  
於中

君臣遊戒  
在無虞之

張時泰曰

觀龜山入對之言其枚時之策莫良於此夫何徽宗但首肯之未聞其舉而行之也孔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其徽宗

之謂也

之謂也

居申許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大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

張毅以平

州未歸

僅得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復燕雲宰執皆進位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丁南湖曰

鄭居中不受平燕之賞蓋以一事之矯情而掩平土之姦偽其資緣求進附鄭貴妃附蔡京附宦官黃經臣史氏以張商英為配而幾其何肯離合祀利所在是矣得有羞惡也

六月遼張毅

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等同

張毅以平

州未歸

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毅曰左

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

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

振公若仗義勤王奉迎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

左企弓

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宋為

之援又何懼焉毅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迎其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

也詆斥君父降封相陰三也天祚遣知閣王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

至有迎泰拒相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歸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

檢括燕財聚斂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九也金等無以對皆縊殺之遣李安

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

弼偕高黨至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

人安燕境安中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

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

發明張毅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則其中無所主而聽命於人者

也曾謂忠臣義士有是哉若毅者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

綱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即造司馬光等文集詔毀板凡舉人傳習

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廷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

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天不恭論

綱目斷曰下為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

萬世仰如

山斗

綱目斷曰

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錮治。歛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金主昶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十一月幸王輔第觀芝。六年輔有罪。詔令致。

○金幹離不襲平州。張鼓奔燕山。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遂欲以

兵攻燕。詔王安中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與之

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且力求寵。自是降將卒

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廣義宋開金欲加兵遂殺張鼓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與兵之由也彼宋人者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乙巳七年遷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即拜春正月遼主

如黨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妻室獲之以歸遼亡遼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四月勒蔡京致仕○遷復行元豐官制

六月封宦者董賢為廣陽侯廣陽郡今河北定興縣○王

七月前寶文閣侍制劉安世卒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

職正色立朝尚折廷諍為章惇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

之年既老群賢凋喪羸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

人心服其贊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暗以即大用默勸為

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

祐人物曰器之直鐵漢器之安世字也

王侁曰安世忠直有餘持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流毒

之權使生民受弊為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力

爭敵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夫

袁孝凡曰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至意見同異則亦

孟而元城喜讀孟了所謂群而不黨者也

九月有孤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孤升御榻

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

有賣青菜男子孕而誕子孱母不能取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可四十餘鬚鬢長僅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

子特詣度為女道士○綱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

○綱大常寺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自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

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之伏地愈植立及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亮

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無所可否

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傅察使金廷然無屈及覆辨論畧弗少挫不惟不辱君命抑且不辱其身矣雖云被害忠何損乎世有偷生苟免求生害仁而蒲伏

視察寧不類汗哉

○綱召神師道為兩河制置使自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

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綱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捕朔代州遂圍太原繼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南下貫

使馬橫在粘沒喝責以渝盟納叛等事陰納張叔收燕京逃去官民可速別割數城來

贖罪貫聞之驚憊不知所為欲遁還京師知大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

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

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兵固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

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

臣何為遂去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之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

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綱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于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

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郭藥師專制路帝今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

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力王之謂其可倚

真

李翼置賊死節存能悉刀固守郭藥師以燕山降金

○綱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捕朔代州遂圍太原繼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南下貫

使馬橫在粘沒喝責以渝盟納叛等事陰納張叔收燕京逃去官民可速別割數城來

贖罪貫聞之驚憊不知所為欲遁還京師知大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

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

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兵固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

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

臣何為遂去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之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

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故內地不虞防制至是披幹離不既得樂  
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知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府人各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鑾時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

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幸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

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音先出守

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

詔宰執以為言悅遂罷行

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

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賈

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

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且

先降詔罪已更董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而

即命虛中草詔

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饒得志縉紳賢能陷于党籍政

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或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

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食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

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庶幾怨對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

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募眾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

草蓋之中懷抱材能為國家建大業定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

用其尤異者以紙相待之中外臣庶帝覽白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

並許言言極諫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張時泰曰分注載帝命宇文虛中草詔罪已何其自責之明且切哉或

不亡而徽宗獨亡乎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何以言之蓋武

德宗有亡國之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國之臣又有亡國之臣

也故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鑾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

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

以招徠天下豪傑望日敏入對具以綱言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

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傳

今日不吝改過  
三君名同  
高負異  
李綱傳  
口號  
初血書

徽宗不設  
三君名同  
高負異  
李綱傳  
口號  
初血書

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傳

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王道君太上皇帝

嚴義 徽宗不識吳敏李綱何如人物也然而彼露忠肝義膽於國步艱難之秋不在於親近之重實蔡京王黼而在於向義排難之吳敏

李綱 其人品之賢不肖有如是夫片人皆不可不慎其用也

周德恭 曰徽宗傳位太子此固一時權宜然即位二紀窮極奢淫國事子迨至太子嗣位尊為教主道君以萬乘之尊為道君之主至於沒齒而尚不俊善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封為昏德君於金而不勝甲辱矣可勝嘆哉

綱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

尊誅緬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金議割地綱言

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從寸與人

張時泰 曰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厥命之藥石也

信矣 使徽宗預用李綱又何至于今日之艱沛乎書稱知人之難

繼立如朱氏為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林之女 繼李鄭如金師告內神且修好幹維不也

陳東伏閣上書

大學生陳東伏閣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

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

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

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交從而結怨於遼金取祖宗之

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

此六賊歸罪而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按史略梁師成童貫

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彥以根柢

民田破蕩百姓動以花石綱所在騷動

張時泰 曰陳東之言實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

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可不死而事之且大姦脫

距黨勢益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少沮

汴宋其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果行是見其不能

有為也意不能不有為於其始安能有為於其終耶書曰去邪勿貳信乎

徽宗不足

以語此

刻了凡綱鑑三十一卷終

夏者天之正氣也言其大也神也氣也天者天之正氣也言其大也神也氣也

八

善

天者天之正氣也言其大也神也氣也

天者天之正氣也言其大也神也氣也



